

1935
1935-15
1935

會生學平旅縣鎮豐
編部版出

西北青年

第十五期

本期目次

- 一 嗚呼威信！..... 勝利
- 二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的文學轉變概述..... 編者
- 三 現行民法上親屬之分類..... 淑孔
- 四 現行刑民法上之親等計算法..... 淑孔
- 五 綏遠地理概要（歸綏縣）..... 社會教育所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R
675.605
153

嗚呼威信

勝利

本刊前期，把綏省民廳修正整理各縣保衛團方案，以及地方各法團對該方案提出的異議，和地方對該方案的一般輿論，搜集在一塊兒，轉載出來，我仔細一看，馬上起了一種感想，於是信手寫來——這就是我做這編文章的動機。

按原理說，在這民權時代，無論何種政治，都是為民衆的利益而創設，變更，或廢止，可是原理是原理，事實上却大謬不然，比如說：建設廉潔政府（原理），而現在的政府，可以說無官不貪（事實）；官吏是人民的公僕（原理）；其實人民見了一個小吏，也是大老爺長，大老爺短，磕頭賽如鷄啄米（事實），這種病象，在我們貴國的政治上處處可以看見，固然在這國難嚴重，倭奴逼近家門的時候，不應當自己咬自己，不過自己不說省幾句，尤其事實是不能涇滅的，將來歷史上還不一定說到什麼時候，所以我覺的還是有了就說，坦白一點。

這次民廳修正整理各縣保衛團方案，據說最重要的原因，是為防止土豪劣紳的把持，所以重要官長，都由上邊委任。固然，土豪劣紳，把持地方一切，武斷鄉曲，魚肉鄉民，也是令人恨入骨髓，俗語說，鬼子不吃窩邊草，而土劣之流却不分遠近，見者就吃，把家門口吃得一片荒涼，他們却鑽在門裏，坐擁巨資，飽享其福，這種東西，官廳如決心剷除，我們小民真是五體投地的感激，如槍決趙得功父子，誰人不稱道呢？所以土劣之流，不但要防止

他們把持一切，而且應當根本剷除。可是各縣的保衛團，官長由上委任，不但不能防止土劣把持，恐怕他們更專橫，因為從前保衛團的官長，由人民選舉，人民大權在手，官長尙與土劣勾結，為土劣所把持；而今官長由上委任，人民權力，表失盡淨，官長與土劣勾結起來，人民更是束手無策。再進一步說，要想防止土劣把持，須設法發展民智，便人民認清自己的權利，土劣自然無法鑽營，絕不是官長由上委任，就能奏效的。單就這一點說，談方案已屬不無此言議。至於款項由地方抽措，每年每區須二萬元的巨資，阿呀！執政諸公！我們小民有多大的罪咧？

有人說，這次民廳修正整理各縣保衛團方案，本來是計算的拿地方的款項，練正式的軍隊，以謀發展個人勢力，所謂防止土劣把持，不過藉詞而已。這種論斷，我雖不敢十分確信，然而對該方案，我是不敢贊成。不但我不贊成，恐怕任何人都持異議。那末，按我前邊說的，無論何種政治都是為民衆的利益而創設，變更，或廢止，現在整理保衛團的辦法，既將民權一筆抹殺，又使人民增加負擔，乾脆說，與民衆毫無利益，況且地方人士，也是請修改，那末，政府，就應當俯順輿情，准予修改，咳！恐怕地方人士呼號的舌敝唇焦，當局也萬難照准，因為政府要維持政府的威信。試看過去我省當局，無論那一件稅政，到了人民反對，最後沒辦法的時期，不是拿威信二字來支吾？嗚呼威信？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的文學轉變概述

編者

中國向來編纂文學史的，都不過是敘述各時代的花樣翻新文學演變的遺跡，並沒有找到文學變化的社會背景和產生的經濟條件。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新時代的文學史，是從社會進化的階段中尋求文學的推演與轉變，由物質生活所反映的意識形態中，求出文學的產生與存在的價值。過去中國的社會，停滯在常久的半封建的社會中，所以中國的文學，是適應封建生產關係而產生的意識形態。直到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封建農村的堡壘，開始被資本帝國主義之商品所摧毀，於是中國社會便向資本主義的路上進行。這是中國社會經濟基礎的轉變，因此反映到文學上也是一個大變化。而封建社會的貴族古典文學，已不適用於這轉變的時代了。桐城派的古文，雖然由曾國藩撐持門面，也不過是回光反照。到了戊戌政變，便表現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抬頭，反映到意識上是思想的解放，古文的通俗化——新民叢報。自由平等的鼓吹——民報。中國雖然向新的路上進行，但仍是重在貴族趣味的。經過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是新興資產階級向封建意識殘餘的徹底掃除。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新文藝運動，便隨之產生。茲將其間演變情況，概述如後。

(一)

曾國藩承繼了桐城派古文的正統，適成古文的回光返照。甲午戰後，適應新時代潮流的新體詩人產生。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一八四八—一九〇五）。光緒二年舉人，著人鏡廬詩鈔十一卷，日本雜事詩二卷，日本國志四十卷。飲冰室詩話評曰：「近世詩人能筌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他的詩是激憤慷慨，如降將軍歌（打丁汝昌）、度遠將軍歌，弄將軍歌，悲平壤，哀旅順，哭海嶽等詩，都是帝國主義戰火中的劇痛哀音。

甲午戰敗以後，中國感受資本帝國主義砲火猛烈的創痛，於是有君主立憲運動。以康有為作中心的戊戌政變，由此而生。

康有為，字長素，號更生，廣東南海人，故亦稱南海。

光緒乙未進士。甲午戰後，以公車上書德宗，請求變法。他是一個進步的封建時代的新人物。他受了帝國主義的激刺，清廷的腐敗，創強學會，以圖變法自強。他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託古改制考，推翻數千年來儒家傳統的見解。但他仍要拿儒家的理想應用現今，這是他书中的書毒。他想做一個十九世紀的新聖人，要和二千年前的孔聖人同享俎豆。他要把帝國主義壓榨下的十九世紀的中國社會，回復到「教化大行家給人足」的儒家理想之大同世界。他的高足弟子是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一八七三—一九二九）。他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引西洋政治及富強事，鼓吹變法。他是一個有力的政論家，是資產階級的代

言人。他崇拜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渴慕自由。他在幼年會學桐城古文，又喜漢魏文。戊戌以後，在日本主編新民叢報，代表立憲派的主張，與民主派的民報發生激烈的論戰。那時他的文章，既不似桐城派，又不似漢魏，是一種「條理明晰，筆端常帶情感」的新體文。風行最廣，力量最大。所謂報章文字，直支配到近代。表現了社會轉變時代的實際需要。

繼梁任公而起的資產階級代言人，所謂政論文章的作家，首推章士釗。章曾留學英國，他的文章講求文法，研究邏輯，漸趨歐化。著中等國文典，主編獨立週報，甲寅雜誌。此外還有黃遠庸，張東蓀，李大釗，李劍農，高一涵等，都不失為一派的資產階級代言人的政論家。

清代二三十年來所孕育出來的士紳階級代表會國藩，總結了桐城派的一筆賬。學術史上所孕育出來的一個健將章炳麟，做了古文的最後的光榮下場。

章炳麟，字太炎，浙江餘姚人。他的論文確有精到之處，如國故論衡。檢論等，主張文辭始於表譜簿錄，是代替語言的，是應用的，打破世人所謂「應用文」與「美文」的因襲觀念。這是他獨到的見解。他主張文是應用的，但他自己却要復古，摹仿晉魏。國故論衡中論式篇有云：「魏晉之文，大體皆倣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已有度，代人有度，和理在中，爭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

太炎作文儘管摹秦漢，仿魏晉，自然看不起唐宋文，用字要合乎六書本義。因為他是精於小學的，所以要用古

字代替現代通行的文字，作成佶屈聱牙的古奧文章。作品有討滿洲檄（用秦漢魏晉的古文格調），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山陰徐君歌，哀韓賦，沈澁哀辭，祭徐錫麟，秋瑾文等，作得都很沉痛。從太炎學的有劉師培，黃侃。劉亦多述學文，作廣文言說等篇。

(二)

最早中國翻譯界有兩個著名的人——嚴復和林紆。嚴復介紹了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林紆介紹了十九世紀資本社會的寫實文學。

嚴復，字幾道，又字又陵，福建侯官人（一八五三—一九二一）。中日戰爭以後，他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斯密亞丹的原富，斯賓塞爾的羣學肄言等。他立在生產與剝削的觀點上來分析中國歷史的興亡治亂，這是很罕見的。至於他用古文譯出，却很嚴謹。他主張譯書有三難：「一信二達三雅」。又曰：「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可見他對於譯書所下的工夫了。

林紆，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侯人（一八五二—一九二四）。用古文譯小說。所譯的有史格得，狄更生，大仲馬等。以茶花女及黑奴顛天錄最著名。茶花女為十九世紀法國寫實戲劇家小仲馬所作。後又改編為劇本，博得最高聲譽。茶花女小說的情緒，表現最哀悽。林琴南雖用古文筆調敘寫，尚能別具風格，描寫曲盡悽惋。黑奴顛天錄為十九世紀美國史拖活夫人作。是描寫南美虐待黑奴的殘忍。林氏在其所譯之譯後英雄自叙曰：「紆不通西文。然每聽述者敘傳中事，往往於「伏線」「接符」「變調」

過脈」處，大類吾古文家言。……惜余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書從學生之後，請業於西師之門。凡諸譯著，均特耳而屏目，則真吾生之大不幸矣。」他最佩服英之司各德、迭更司，法之仲馬父子。可惜他不懂西文，只好特耳屏目，耳受手追而聽他人講述自己筆記。

(三)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的「五四運動」的革命高潮，衝破了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壁壘。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社會意識鬥爭所反映出來的文學革命，構成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光榮一頁。五四運動的建將是陳獨秀與胡適。他們與封建社會作戰的衝鋒武器，便是新青年。牠是與「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封建社會作鬥爭。他是鼓吹自由平等相愛互助。陳獨秀氏看到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於是就想替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重新建築英美式的營壘。真可謂一個忠實的新興資產階級代言人了。

他在政治上作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辯護士，而在文藝上，立在資產階級意識觀點，對封建社會文學加以抨擊。他對文學革命標榜三大主義：

- (1)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 (2)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 (3) 推倒迂晦的、艱澁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就是適應新興資產階級時代的新文學。

四

胡適也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他抱了大決心，他要把半殖民地的中國，變成了歐美式的資本國家。當胡先生回國的時候——民國六年，正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擔負了時代的使命，向封建社會徹底進攻的前夜，於是胡先生遂成了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領導人物。他反對封建社會的一切遺制，用批評精神，重新估定他的價值：

(1) 對於習修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價值麼？」

(2) 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麼？」

他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麼？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麼？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麼？」——新思潮的意義。

胡先生用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封建社會的一切價值，是要建設適應新時代的新觀念體系。他對於文學革命，主張「八不主義」：

(1) 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2) 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3) 不用典。(4) 不用套語爛調。(5) 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6) 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7) 不摹仿古人。(8) 不避俗語俗字。——建設文學革命論。

胡適的八不主義和陳獨秀的三大主義，一樣的在文學形式上內容上，打破封建社會享樂的、趣味的、裝飾的死文學，建設實際應用的、真實的活文學——國語的文學。他除了理論貢獻外，翻譯了一本西洋寫實主義的短篇小說。此外

則有他嘗試過的新詩。「五四」時代的胡適，是領導羣衆的革命者。可惜他處處用「嘗試」的態度。嘗試便是縮頭縮腦沒勇氣的表現，一遇打擊就退回去了。陳獨秀在北京被捕，他很氣憤的作了一首威權。辛亥革命時，作袁世凱與良弼的四烈士，他很頌贊的作了一首四烈士塚沒字碑歌，充滿了奮鬥的「幹幹」的革命精神。

新青年時代的詩人有俞平伯、康伯情、沈尹默、周作人等。又有漢字改革運動者錢玄同、趙元任、黎錦熙等。

四

從五四以後十餘年來，中國的社會正在一個劇變中。文學上的花樣翻新，正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轉變。新興資產階級的寶塔，已被時代的潮流所撼動。建築在寶塔上層的新觀念體系，已開始動搖。現在論我們五四以來創作界的權威者——

魯迅。五四時代的魯迅，自然不能和一九三〇（民十九）以後的魯迅同日而語。新興資產階級揭起了「離經叛道」的旗幟的五四時代，抨擊封建勢力最勇敢而有力的便是魯迅。

狂人日記是一九一九（民八）魯迅最初的創作。深刻的轟擊了四千年來吃人的「仁義道德」。這是他最初向封建社會投擲的一顆炸彈。他看見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繞在青年腦筋中，這是不可救藥的癥結，所以喊出了思想革命的口號，要救中國，先要肅清青年傳統的封建思想。所以他要打「叭兒狗」罵「正人君子」，所以他到處只有「碰壁」了。——華蓋集。

魯迅的作品，代表了他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醜惡。辛辣的諷刺了封建社會的一切典型，餘威。他是站在五四運動的新時代而描寫了戊戌辛亥之間的中國社會。其實中國的社會，從戊戌（光緒二十五年）到五四（民八），依然還是被封建勢力所盤據。魯迅目擊了辛亥以前的社會，而又是一個好回憶舊夢者。因為回憶，不免「吶喊」。

魯迅的「回憶」感到了寂寞的悲傷，於是產生了人道主義的含淚與同情，這便是他的作品出發點。人道主義的憐憫與同情，便是小資產階級的特具性，也是適應五四運動潮流而必然產生的。魯迅便代表了這一時代的精神。五四以後到五卅，因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猛烈，引起了中國農工階級的反抗。中國革命已走向新的階段，而我們的魯迅依然喊出「救救孩子」（狂人日記）的弱者呼聲。回憶他青年時代的舊夢，結果便使他更寂寞更悲傷，而感到陰森的人間是沒有出路，於是魯迅「彷徨」了。

將魯迅作品分爲三期：

(1) 吶喊時代——一九一九——一九二三

(2) 彷徨時代——一九二四——一九三〇

(3) 轉變以後——一九三〇——現在

吶喊時代，從狂人日記到不周山，抨擊封建勢力最猛烈。狂人日記揭穿了禮教吃人，孔乙己是同情於被農村封建勢力所摧殘的不幸者。藥是歌頌爲革命而犧牲者。阿正傳是含淚的諷刺封建勢力。

阿Q傳有法俄英三國譯本。法國人道主義作家羅曼

羅蘭批評云：「這一篇寫實作品，裏面很多譏諷言詞。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阿Q那副憂愁的面孔……」。

故鄉表現了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破產。魯迅含着憐憫的淚，描寫了「辛苦麻木」的潤土生活。於是使他感到了人生的孤獨寂寞，不由得希望將來。

彷徨時代，從祝福到離婚，這十一篇小說中，所表現的仍然是滯留在他的回憶舊夢中，仍然暴露封建社會的醜惡。

魯迅雖然吶喊彷徨，依然感到人間的陰森黑暗，找不到出路。這是他沒有認識了社會，沒有握着時代的輪軸。因此在五卅以後的革命高潮中，而我們的魯迅真是「朦朧」着，感到生命的空虛、寂寞、渺茫、灰暗，於是生產了他的悲觀人生——野草。

轉變以後，時代的潮流，逐漸迫來。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兩階級對立的堅銳化，反映了意識上的階級鬥爭文藝的必然產生。一九二六（民十七）以後，中國的革命文學作家，負着時代的使命，向舊社會猛攻，而魯迅依然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嘲罵了革命文學家：「那些革命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雖然還在互相標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呢？」——語絲十七

一九二九（民十八）以後，他被時代的潮水所摧殘，終於身受創痛，開始認識了革命的到臨和舊時代的奔潰。一九三〇以後，他要追上時代的潮流，於是有人說：「魯迅投降了」，「轉變了」。其實他何嘗投降轉變？不過他不

願作一個時代的落伍者，他正要繼續他反封建的精神來反抗布爾喬亞了。

「我以為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爲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這一段是一九三〇年魯迅在左翼聯盟成立會上的講演辭。他又繼續的譯了廬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大江書局）和藝術與批評（水沫書店）。又譯法登也夫的潰滅。我們希望從此以後的魯迅，不再「迷戀骸骨」，變成新時代文藝的戰士。

五四以後在思想界上占有權威的周氏兄弟，當時——周作人如乃兄——魯迅（周樹人）一樣的是一個反對封建勢力的新興資產階級戰士。在思想革命旗幟下，他曾抨擊孔丘，否定東方精神文化，揭穿封建殘餘勢力，宣揚西洋資本國家的文化，鼓吹自由平等，尊重個性，這是時代賦予他的使命。而他也負了這種使命，作了一個新興資產階級的戰士。五卅到一九三七，中國的社會已在轉變，中國的革命已向新的方面發展，而周作人仍然肩着五四時代思想革命的旗幟，鑽在「趣味」裏寫他的幽閑清淡的小品。周先生幽閑清淡的文字中，也常帶有幾分諷刺的味。這便是周先生對現實的不滿意了。

總之周作人是一個絕對的個人主義者。所以反抗一切權威。他不如乃兄的積極勇敢。他總是帶有恬淡避世的態度。他薰染着名士的習氣，忠實的作了資產階級的說教者。

五

五四以後到五卅之間，隨着文學革命的高潮在中國文壇上產生了兩派不同的文藝運動：一派是代表自然主義文藝運動的文學研究會。一派是代表浪漫主義文藝運動的創造社。文學研究會主張「人生的藝術」。創造社主張「爲藝術的藝術」。文字研究會主要作家有葉紹鈞、茅盾。創造社主要作家有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蔣光慈。

葉紹鈞：他的小說多半是描寫城市小資產階級生活的。他創作的出發點，是對不幸的人類加以同情，訴苦，這便是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葉氏的小說，據錢杏邨統計，截至一九二七（民十六）年止，共六十八篇。取材於教育的有二十篇。他的教育小說，確是他自己親身的經驗。他把現代教育界的黑暗完全揭穿。現在的教育，變成混飯吃的機關。校長和搭班子兩篇，便是表現被封建勢力所盤據的教育機關，教員都是謀差事和搭班子。樂園，母和前途，這三篇表現了教員的清苦和生活的無保障。城中更表現了舊勢力的根深蒂固。這都是他實際體驗出來的現代教育病症。

震動了一九二八中國文壇的有——

茅盾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茅盾是文學研究會舊分子。他以自然主義的立場，寫了這三部曲的曲作。

比之魯迅葉紹鈞之作品，已大不相同。他反映的是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新時代。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被時代潮流所衝激，參加了一九二七的革命。但經濟背景與階級立場，鑄定了他們不健全的游移幻滅的病態，產生了不健全的革命人物。所以茅盾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點，暴露了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革命時代的幻滅動搖，追求愛的憧憬，解剖了不健全的革命人物的心理變幻。

總之茅盾這三部曲，是革命幻滅與戀愛追求的心理相互剖解，映照。所以他給與讀者的影響是游移懦弱，悲觀感傷，前途是灰闇。他沒有把一九二七的狂風暴雨般的革命高潮的到臨，和整個的健全革命力量刻畫出來。這是他創作的出發點根本不是以普羅階級爲對象的。

五卅革高命潮震動全國，表現了中國社會的劇變。中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猛烈，反映到文藝上，也是一個大轉變。這時候的創造社，把以前保護藝術之宮的旗幟撕碎，轉向革命文學運動。郭沫若，蔣光慈便是轉變時代的主動者。創造社的奮鬥光榮史從此開始了。

郭沫若 初期作品的浪漫色彩，與郁達夫的頹廢幻滅不同。處處表現了熱烈情緒和反抗的一貫精神。他能給讀者以充實之力。能引起一般向上奮鬥的青年的熱烈情感。他的思想與作品可分爲三期：

(1) 女神時代——五四——五卅

(2) 階級意識覺醒時代——五卅——一九二八

(3) 開始第四階級文藝時代——一九二八——現在

沫若的文學作品，要算五四到五卅爲最多，這時的重要

作品有女神三個叛逆的女性及橄欖。女神是他回國前後所作的詩，是歌詠自然而帶有浪漫色彩的。到處表現了狂叫咆哮的燃燒着的熱烈反抗的精神。這是他創作力的所在。三個叛逆的女性——聶英，王昭君，卓文君，是三本戲曲，借歷史上的人物，來暴露封建社會的禮教與舊道德，煽動女性的反抗精神。反抗家長。橄欖表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其中有一部分是詩歌化的情趣，如中山雜記，行路難等篇。

第二期五卅以後，中國工農革命潮流的鼓盪，沫若因經濟的苦悶，引起了推翻現社會制度的決心，便是他階級意識覺醒時代。最重要的是他翻譯了何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使他確實認識了社會革命的理性與背景。這時期可以拿前茅作代表。一九二四以後，他就作革命文學的短篇論文。一九二八以後，「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洪水二卷四期。

總起來說，沫若在中國文壇上是一個成功的詩人。無論他的戲曲小說，都充滿了新鮮的詩歌化的情調。他不失為一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戰士。他的奮鬥的反抗的一貫精神，是社會環境冷酷的刺激的反映，成功他第四階級的文藝鬥爭的運動。

在創造社的浪漫旗幟之下，產生了兩個極端相反的作品。雖然同是站在小資產階級，但他兩人都反映了大時代轉變中的兩派不同的青年：郭沫若代表了奮鬥反抗的革命青年——

郁達夫代表了頹廢，墮落的幻滅青年。沫若回國以後

，所感受的社會的冷酷，經濟的壓迫，但他決計奮鬥下去。而達夫則因環境的激刺，構成了青年的病態心理。他的作品和思想變遷分為三期：

- (一)性的苦悶時代——一九二一——一九二五
- (二)經濟與政治苦悶時代——一九二五——一九二七
- (三)新生命開展時代——一九二七——現在

達夫的頹廢的感傷的小說，正表現了五四到五卅之間的青年的病態心理。他給與青年的映像，也只有幻滅，消沉、墮落、死亡，沒有好的映像！

張資平的小說，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八，據錢杏邨統計，共有三十六個短篇。關於戀愛的佔了十六篇。其餘二十篇可分為四類：

- (一)描寫知識分子經濟苦悶的七篇
- (二)以學生教師描寫為對象的七篇
- (三)具有抒情的色調以兒童為描寫的對象的三篇
- (四)以其他的題材為描寫的對象的又三篇

他的作品中所描寫的大半為三角以上的兩性關係。所以我們決定張資平是一個戀愛小說家。他對於兩性間的戀愛心理的分析，極為深刻精細。尤其對於青年女子在春情發動時代，對於性的迫切要求，和因性的想像而發生心理的變幻，最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張資平的戀愛小說，在過去中國文壇上，是一個自然主義技巧的成功作者。一九三〇以後的張資平轉變了。他要站在普羅階級描寫革命的大時代了。

代表了普羅文學的過渡時代而產生的革命文學的始倡

者——

蔣光慈——原名蔣光赤，在五世之前，已主張過革命文學。但因中國的客觀環境尚未成熟，許多作家都沉溺在布爾喬亞的「藝術之宮」「象牙之塔」，沒有得到相當的效果。到五世以後，創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關於革命文學的論文。於是革命文學運動，便隨着中國革命的高潮一直開展到一九二七的大革命前夜。這潮流中的主要人物便是蔣光慈。他是站在革命前茅的作家，他是大眾的訴述者。在新夢中謳歌了世界革命，東方革命，顯示了紅光照的未來的人類光榮。

哀中國是悼傷中的怒吼，是他從蘇聯回到中國的詩：

滿國中外邦的旗幟亂飛揚，

滿國中外人的氣態好猖狂！

旅順大連不是中國人的土地麼？

可是久已作了外人的軍港；

法國花園不是中國人的土地麼？

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們遊逛。

※ ※ ※

滿國中到處起烽烟，

滿國中景象好凄慘！

惡魔軍閥只是互相攻打啊，

可憐小百姓的身家性命不值錢！

x x x

我悲哀的祖國呀！

你快興奮起來罷！

你快振作起來罷！

你豈真長此的頹倒，

永遠的——永遠的受人蹂躪嗎？

小說少年漂泊者，表現了二七京漢工潮時代的一個漂泊青年，雖然急迫的需要革命，但對革命的意識尚未澈底了解，只有詛咒軍閥與歌頌工人罷工運動。鴨綠江上指示了青年應走的革命道路，向前奮鬥。短褲黨是叙北伐時代上海工人罷工，實際參加革命對軍閥鬥爭，已是走入革命的時代了。總結起來，光慈作品可分為兩期：

甲 從新夢到短褲黨——一九二〇——一九二七

1 新夢

2 哀中國與少年漂泊者

3 鴨綠江上與短褲黨

乙 從野祭到現在——一九二七——現在

1 野祭與菊芬哭訴

2 麗沙的哀怨與衝出雲團的月亮

光慈革命文學的產生，是根據了五世前後中國工農階級由覺醒而走向革命的時代。他負了這大時代的使命，作了革命羣衆所要求的訴述者。光慈文學的功過，不在技巧上，而是在他先描寫的對象，大半是帶有小資階級的行動，不是普羅階級的生活。所以他的成功，只作了普羅文學的先驅。

蓋棺定論的詩哲——

徐志摩先生，呻吟了一闕美麗的歌兒，宇宙真神奇啊！酒飽後的侍哲。一方面贊美宇宙的神奇，一方面又忘

却人間的憂愁。錢杏邨批評他：「……他的思想是飄浮的，因此他想脫離現實，然而他終於歌頌了現實；他想形成種種的美夢，他又知道美夢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他不得不連帶的詛咒過去的空幻，然而他終久追懷過去。我們固然不能絕對的說他的思想沒有一種固定的傾向，不過終不免於一種浮淺而已！他的思想是沒有穩定的。」——現代中國文學作家，

冰心女士是婦女解放運動中產生出來的最初女作家。她是封建門第的閨閣中逃出來的新詩人。她著有超人，往事兩部小說春水繁星兩部詩集。又有寄小讀者的通訊集。

五四以後，她在中國文壇上博得讀者的歡迎，尤其是女性，有專心摹倣冰心體的。她是一個聰明的女作家，她是一個典型的女性詩人。她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閨秀的優閑生活，她覺得社會是謎，生命是謎，宇宙是謎。雖然過着優閑美麗的生活，終於感到現實生活的煩悶灰暗，引起了個人主義的虛無思想。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正反映了小資產階級青年生活的矛盾。

六

一九二〇以後，隨着革命的高潮而產生了新劇運動。封建社會的表忠表孝勸善懲惡的崑曲，皮黃，新腔，已不適用於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了。必須另走一條新路，適應新興資產階級的寫實主義的「易卜生運動」，在五四以後，已介紹到中國文壇；卹拉曾給婦女運動以不少的影響。

蒲伯英，余上沅，熊佛西，丁西林等所組織的「中國戲劇社」，由田漢組織的「南國社」，均予中國劇壇上以大貢獻。

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是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二所作，共包四個短劇：青春的悲哀，新聞記者，新人的生活，是誰的錯。繼續發表了佛西戲劇西集（商務出版）：第一集包有，蟋蟀，一片愛國心，洋狀元，神童共四劇。第二集包有王三，藝術家，蘭芝與仲卿，詩人的悲劇，喇叭共五劇。所表現的不外乎婚姻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這些問題都表現了社會轉變中新舊思想的矛盾。

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及其他獨幕劇，內包三個劇：一隻馬蜂，親愛的丈夫，酒後。這三個劇都是唯美主義的劇。田漢的戲劇已出五集（上海現代書局），他很熟練的把握着知識階級的生活，和他們的性格，而表現的最深切。一九三〇年，南國社的新開展，便是轉向工農羣衆方面，變成大衆化的戲劇了。

一九二八以後，爲了國際普羅文學高潮的迫進，與中國革命客觀條件的需要，而產生了掀動中國文壇的普羅文藝，領導中國普羅文藝運動的左聯，成立各種文化委員會，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他的主要成績，便在努力介紹了不少的世界名著。

附上述各文學家要略一覽

姓名	要略
黃遵憲	「我手寫我口」——激憤慷慨——新理想入舊風格的詩人。
廉有為 梁啟超	戊戌政變——立憲運動——新舊勢力的衝突——民族資產階級的抬頭——帝國主義燎火轟烈的反映
章炳麟	清代學術史上的健將——古文的光榮下場——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者。
嚴復與 林紓	天演論——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思想。 茶花女遺事——十九世紀的寫實文學。
陳獨秀 與 胡適	新青年——爭自由平等——打破天經地義從古如斯的思想——德謨克拉西賽因斯的運用——資本主義胡適國家的法寶——陳獨秀的三大主義——胡適八不主張——新興資產階級代言人。
魯迅	思想革命——抨擊封建社會——人道主義——回憶舊夢——意識朦朧——生命的灰暗——轉變以後。
周作人	趣味文學——清淡的小品——幽閑趣味的賞鑒者——個人主義的虛無思想——資產階級的說教者。
葉紹鈞	寫實主義——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生活——人道主義的同情——教育小說家——懷疑派的青年代表。
茅盾	三部曲作——幻滅，動搖，追求——革命前夜的臨來——小資產階級的投機，戀愛的追求——悲觀的人生。
郭沫若	女神——歌詠自然——詩人幻想夢——瓶——戀愛詩——前茅——革命詩——階級意識覺醒——第四階級文藝運動。

郁達夫	頹廢文學——沉淪——時代病的表現者。
張資平	戀愛小說——五四運動婦女解放的反映——性慾的衝動——兩性誘惑——墮落懺悔——代表封建思想的小資產階級。
蔣光慈	革命文學——工農文藝的始創者——東方革命的歌童——新時代文藝的先驅。
徐志摩	逃避現實——優裕的資產階級生活表現者。
冰心女士	神秘的幻想陶醉——陶醉在自然——小資產階級的矛盾生活。
熊佛西 丁西林 及田漢	青春的悲哀——婦女解放運動的反映——一隻馬蜂——唯美主義——純潔戀愛——蘇州夜話——明咒軍閥——明咒戰爭——藝術至上幻夢的打破。

(附言) 本文係由中國文學史綱要中輯出一部。原書編者賀凱。總售處北平著者書店。定價一元五角。

現行民法上親屬之分類

孔

人自呱呱墮地，即有親屬，雖社會進化，一日千里，而親屬關係，恐難消滅。往者蘇俄廢止私有制，實行共產制，民法各部如物權債編亦因之無適用之餘地，而歸廢止，獨親屬法（俄稱：身分登記婚姻親子關係及監護法）存在，可見親屬關係，基於自然，非如其他關係，所能遽爾廢除者也。至謂人民乃國家之人民，將來人羣進化，生子即送交國家教養。此種進化目標，能否達到？即能達到，而親屬關係能否斷絕？問題殊多。故親屬關係，勢有悠久存在之可能也。

親屬關係，雖具有悠久存在之可能性，惟親屬之分類，則因國情時代之不同，法律上之規定亦有異。諸國親屬，如何分類，姑不詳考，單就吾國言之，古昔有所謂九族，後此法令關於親屬之規定，大都以此為嚆矢，故清末之現行律分親屬為同宗外姻二大類，而外姻又分外親妻親二種，服制有圖，類別更著。其後民律草案仍根據現行律之服制圖，分親屬為宗親，外親，妻親，夫妻四種。所謂宗親者，同一祖先所出之男系血統親屬也，如祖父母是；所謂外親者，由女系血統而連繫之親屬也，如外祖父母是；所謂妻親者，則妻之血親之謂也，如妻父母是，此種分類，純為男系宗法主義所左右。普議之處，無可掩飾，如父之父母與母之父母，與自己之血統關係，本屬相同，而法律上規定，一為宗親，一為外親，畛域攸分，遠近不同，豈非重男輕女之思想乎！我現行刑法，雖仍採此分類法，

（參看刑法第十一條）願該法應加修正，僅屬時間問題，毋庸更為煩議，不過希立法者早予修正已耳！至新民法則專以血統及婚姻為標準，分親屬為血親及姻親二種，此種分類，頗足以表現男女平等之旨。茲就此分類申述如下：

一、血親 即凡有血統關係之親屬，統稱血親，無復宗親外親之區別，故父之父母，固為血親；而母之父母，亦為血親也。血親之系統，有直系及旁系與尊屬及卑屬之別。直系者，由自己直上直下之親系之謂也，如父母子女是；旁系者，與自己同一始祖分衍之親系之謂也，如伯叔與姑兄弟姊妹是；尊屬者，系統上居於自己之上位，如父母為直系血親尊親屬，伯叔與姑，為旁系血親尊親屬是；卑屬者，系統上居於自己之下位，如子女為直系血親卑親屬；甥侄為旁系血親卑親屬是也。

二、姻親 即由婚姻關係所生之親屬之謂也。依我民法第九六九條規定，姻親有左列三種：

- 親有左列三種：
1. 血親之配偶 如子之妻是也。
 2. 配偶之血親 如夫之兄弟姊妹是也。
 3. 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如夫兄弟之妻是也。
- 姻親關係，只有上述三種，至其親系依民法九七一條規定，則血親之配偶，從其配偶之親系如子之妻為直系姻親是；配偶之血親，從其與配偶之親系，如夫之兄弟姊妹為旁系姻親是；配偶之血親之配偶，亦從其與配偶之親系，如夫兄弟之妻為旁系姻親是也。

我民法關於親屬之分類，已略述如上。至夫妻一項，法例不一，有將配偶列入親屬中者，如日本民法及吾國從前新舊民草是。現行刑法亦列夫妻為親屬參照刑法第十條；有謂夫妻係同心一體，而非親屬者，如德國瑞士民法是，我新民法不列配偶於親屬範圍之內，蓋採德瑞立法例者也。

現行刑民法上之親等計算法

淑孔

親等者，即親屬之等級，所以定親屬關係之遠近親疏也。親等之計算，在法律上至關重要，如民法上扶養之義務，繼承之先後，均視親等之遠近以爲斷；刑法上凡關於親屬間之犯罪行爲，處罰概異，即其顯例。故親等之計算法，吾人均有熟悉明瞭之必要，茲先述親等之法例，然後再說明我刑法與民法上親等計算法所採之主義。

關於親等之法例有二，析述如左：

一、階級親等制 即以血族關係之遠近，地位之尊卑，男女之性別爲標準，就各種親屬，列舉的以定親等之制度也。實言之，何種親屬，屬於幾親等，法律已羅詳舉，明文規定，無須計算也。如日本明治三年新律綱領之五等親圖，以父母，養父母，夫，子，養子，爲一等親；祖父母，嫡母，繼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爲二等親；妻妾，孫，子婦，爲二等親；曾祖父母，伯叔婦，夫侄，從父兄弟姊妹，異父兄弟姊妹，夫之祖父母，夫之伯叔父姑，庶子，侄婦，繼父爲三等親；高祖父母，從祖父姑，兄弟妻，再從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舅姨，前夫之子，兄弟之孫，從兄弟之子。外甥，曾孫，孫婦，爲四等親；妻之父母，姑之子，舅姨之子，玄孫，外孫，女婿，爲五等親，即其例也。至吾國古時，無親等名稱，惟按服制圖，表示

親等之遠近，殆亦屬於階級親等制。此種制度，因國情習尚之不同，立法時，以近爲遠，以遠爲近，勢所難免。其不能以親等之多寡，表示真正親屬關係之遠近，此所以爲近世各國所不取也。

二、世數親等制 即法律不列舉的規定何種親屬爲幾親等，專以血統之遠近，世數之多寡爲標準，而定計算親等法則之制度也。不過此制亦有二主義，茲分述之：

1. 羅馬法主義亦稱羅馬式 此主義於直系親屬，算其間之世數以定親等，有一世爲一親等，如自身與父母或子女之間爲一世，則爲一親等；自身與祖父母或孫爲二世，則爲二親等，餘依此類推是也。於旁系親屬，則由旁系親之一方溯至同源之始祖，再由同源之始祖下數至他方，合算其所有世數以定親等，如計算兄弟親等，則先由一方溯至同源之父爲一世，再由同源之父下數至他方又爲一世，合算之共爲二世，故兄弟爲二親等。計算叔侄之親等，則先由侄溯至與叔同源之祖父爲二世，再由同源之祖父下數至叔方又爲一世，合算之共爲三世，故叔與侄爲三親等也。（餘依此類推）

2. 寺院法主義亦稱寺院式 此主義之親等計算法，在直系親屬間與羅馬式同，惟旁系親屬之計算法，則不合算雙方之世數。其世數同者，但依一方之世數，以定親等；世數不同者，則從其多者，以定親等。如兄弟對於同源之父皆爲一世，故爲一親等。叔侄對於其同源之祖父，則叔爲一世而侄爲二世，故爲二親等。是此主義，以兄弟爲一親等。以叔侄爲二親等，此其所以異於羅馬式也。

親等之法例，已如上述，按學理言之，以世數親等制之羅馬法主義爲佳，蓋親等者，既在表示親屬關係之遠近，自應親屬關係遠者親等多，親屬關係近者親等少，而羅馬式最能表現此種精神，故近世各國多師承之。至我國刑法，因頒布之時期不同，故所採之主義亦異。依刑法規定，直系親之計算法：從已身上下數，以一世爲一親等。旁系親之計算法：從已身，或妻數至同源之祖若父，並從所指之親屬數至同源之祖若父，其世數相同者，以一方之世數定之；世數不相同者，從其多者定之。（刑法第十三條）蓋採寺院法主義者也。而民法規定，則直系血親之計算法，從已身上下數，以一世爲一親等。（民法九六八條一項）

旁系血親之計算法：從已身數至同源之直系血親，再由同源之直系血親，數至與之計算親等之血親，以其總共數爲親等之數。（同條二項）至姻親雖因構成親屬之原因各異，或從其配偶之親等，或從其與配偶之親等，（參照民法第九七〇條）而計算之方法亦同，此又採羅馬法主義者也。由上觀之，我刑法上採寺院法主義。而民法上又採羅馬法主義，一國之中，同時有效之刑民法典，其中所採之主義，尙不統一，親屬常同，親等不定良可哂耳。時至今日，刑法之宜改正，毋庸煩言，惟刑法早有修改之議，終未見諸實行，深望立法諸公，在最短時期內，提出改正案，通過施行，使親等確定，以免貽笑友邦可也。

綏遠地理概要

本所同人工餘之暇，將由各縣調查回之材料，詳加整理，分類編輯。奈以既乏參考書籍，又無精確統計，訛謬之處，在所難免。深望各地文人學士，予以指正，藉期由初稿而變成定稿，作為開發西北之有力根據。豈止同人之幸，抑亦國家之福也。樊庫謹識於民國二十二年四月。

歸綏縣

縣治等級：

大治（一等縣）。

縣治所在：

在會，為綏遠省附郭首縣。其他置據六十萬分一綏遠全圖，約為北緯四十一度十七分，東經一百一十一度三十分。

縣境所在：

在青山以南及平綏路線陶卜齊車站察素齊車站之間。其位置據六十萬分一綏遠全圖，約在北緯四十一度及四十一度三十分，與東經一百一十一度至一百一十二度之間。

沿革：

漢雲中郡中部尉治北與，即今縣治。其南為雲中郡之原北與縣地，其北為武泉縣地，其東為定襄郡之武泉及定襄縣地。其定襄中部尉治武泉，在今縣之東境，皆屬川

初稿（綏遠社會教育所編）

縣接界，約九十里。西北至門沁壩，紅雁甲，一箭響等村，亦與武川縣接壤。泉三縣，仍隸於雲中郡。漢末廢。北魏為雲中鎮之白道。隋開皇四年，居突厥沙鉢略於白道川，仍於漢原陽北與故城置鎮，屬雲州。大業初，為大利縣地，屬定襄郡，唐為金河縣地，屬關內道。五代時，遼於此地設豐州，號應天軍，後改為天德軍，領富民振武二縣，屬西京道，即今縣東白塔，附近之舊豐州城。宋時為金有，亦為豐州，仍治富民，省振武為鎮，併於富民。後分置淨州天山縣，並隸西京路（山西通志云云：「案天山故縣，當在山後喀爾喀右翼。」今歸化城北六七十里，有土城蓋是）。元為下州，屬大同路。明初廢，宣德中，亦置豐州，正統間又廢，遂為蒙古地；嘉靖中，蒙古西土默特諸達據斯地，築城於此，後封順義王。萬曆中名其城曰歸化。清雍正元年，設歸化城理事同知廳，隸山西朔平府。乾隆初，增設協理通判，六年，設歸綏道，廳及協理並屬於道，後裁通判，訖光緒十年，改為撫民同知廳是即歸化廳，為口外十二廳之一，屬歸綏道，隸於山西。（註一）二十九年，劃分縣境北之翁套城，設武川廳。民國元年，改廳為縣，二年，合併綏遠城同知，改為歸綏縣，四年，又劃分北鄉之可以力更鎮，隸於武川。

註一：清乾隆至同治年間，先設置歸綏薩托和清五廳。光緒十年，增設豐鎮寧遠二廳。二十九年，增設興和五原武川陶林四廳。三十三年，增設東勝廳在昔稱為口外十二廳，均屬山西歸綏道。

并州。後漢省去武臯，併入他縣，而原陽北與武

縣境廣袤：

南北一百四十里，東西二百一十里。

所屬旗地：

土默特旗。

形勢：

背負青山，地勢平行，南北狹而東西長，東境寬廣，西境狹窄。

縣界：

東至齊營武川縣界一百里，（註二）南至一間房和林縣界八十里。西至察素齊以西，薩拉齊縣界一百一十里，（察素齊至綏遠城一百里至薩拉齊之多爾濟三十里。）北至沙灣子武川縣界約六十里。東南到黑特拜牲（就是黑炭板）涼城縣界七十里。西南道三兩莊托克托縣界七十里。東北

到尙鞋窰，頭道溝，廠汗騰包，興盛莊，小井等村，與武

註二：旗下營至陶卜齊三十三里，陶卜齊至白塔二十九里，白塔至綏遠站三十里，綏遠車站至綏遠城約八里，共一百里。

面積：

二萬六千六百五十方里。

氣候：

歸綏為本省省會所在，北傍青山，氣候尚屬溫和。夏季熱度最高在攝氏寒暑表三十四五度，惟入夜則溫度驟降，每日氣溫最大較差，由十七度至二十一度不等。霜期多在秋分後，自霜降後至春分前，為冰雪之際。氣溫多在零度以下，十二月及一月間，溫度有時低至攝氏表零下三十七度。惟雨量稀少，十年之中，歲有六七，時虞亢旱，茲將綏遠最近數年每月平均氣溫，濕度，風速，總雨量，列表比較如下：

綏遠農事試驗場民國二十一年八月比較表

一月	類別		氣
	年	分	
-13.2	年八十	分	溫
-20.9	年九十	分	濕
-17.1	年十二	分	度
-12.4	年一十二	分	風
15.6	年八十	分	速
91.0	年九十	分	總
69.0	年十二	分	雨
64.0	年一十二	分	量
2.5	年八十	分	說明
1.7	年九十	分	
3.0	年十二	分	
1.8	年一十二	分	
0.2	年八十	分	
0.2	年九十	分	
0.0	年十二	分	
2.6	年一十二	分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13.2	-3.5	9.5	16.4	20.8	22.5	21.9	18.2	10.2	3.0	-9.1
-11.6	-6.0	8.1	18.8	22.0	23.4	18.5	15.2	9.1	-1.8	-7.4
-11.4	-5.2	6.7	14.0	2.09	21.6	19.5	12.9	5.2	-1.3	-12.1
						20.10	14.00	7.83	-5.6	-11.5
74.4	59.6	73	60	67	71	38.9	3.4	43.2	52.4	45.4
74.0	71.0	71.0	71.0	63.0	78.0	62.0	52.0	73.0	78.3	86.6
63.0	61.0	49.0	60.0	67.1	63.2	55.0	43.7	55.0	71.0	64.0
						49.0	46.0	43.0	42.0	49.0
1.5	2.4	1.9	1.9	1.1	0.7	2.6	2.6	3.1	2.5	3.2
1.8	3.0	1.5	1.9	1.9	1.4	2.1	3.2	2.4	2.4	1.7
2.0	1.3	1.7	1.2	0.7	0.9	1.3	2.0	2.7	2.7	3.1
						0.7	1.4	1.9	2.7	2.2
2.2	-	0.2	7.0	31.2	21.3	4.8	0.5	0.2	1.9	-
0.2	0.4	1.5	6.2	1.8	10.0	1.8	7.3	2.8	1.3	4.4
0.0	2.6	1.0	8.9	8.7	10.3	7.6	3.0	0.3	1.5	0.7
						0.92	8.13	1.0	9.0	2.3

百以量雨計尺公每以秒每速風，度濕的對相係度濕，計度百以溫氣 明說

計分

山脈：

有大青山屏於其北，自五原包頭薩拉齊境嶺巒而來，至白衛郭爾山，（薩縣北水洞溝之東，）迤東入歸綏北境，武川南境，係陰山幹脈。其在歸綏縣境內之別名，北有神山，即翁衮山，在城北四十里。有白道嶺，一名吳公嶺，在城西北三十里（註三）有何田貴山，即真字記之都田貴山，在白道嶺之北，上有阿計頭殿遺址。西有石綠山，在城西七十里，蒙古名哈爾金哈少，出石綠。（據通志幹要）有牛心山，在城西北一百一十一里，蒙古名朱顏爾克。有廣德殿西山，在薩拉齊縣界之東北。東有黑山，（註四）當喀喇克沁溝，（在縣東北四十五里）之左右，乃小黑河之發源處。山上有魏帝數軍實之處。其山峰之奇秀，或有古蹟者，有猴山，在縣境秦家窩。玉帶山，在縣境保爾哈少村北。虎頭山，在奎素溝內。鸚鵡山，在縣之西北。四號山，在縣境乞妥兒村南。馬鞍山，在四號山北偏西二十里。

註三。公衮蒙古語神之意，轉為蜈蚣，省為吳公，即神山與吳公謂白道嶺，實一山而異名耳。

註四：即黑山嶺，蒙古名喀喇克沁山，猶云癸山，一名哈喇克沁山。

山谷：

城北有驢溝。又有狼窩溝在溝之北，自驢溝向西，有白石頭溝。水磨溝。黑牛溝，即黑勒庫谷，在城西七十里，谷內盡松柏，老道溝在其北。有朱爾溝，在畢克齊之西。又有東溝，西溝，大溝，前溝之支別。有萬家溝，即大溝。自驢溝向東，有紅螺谷，即紅山口溝，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蒙古名烏蘭察布。有哈拉沁溝，即喀喇克沁谷，在城東北四十五里。有哈拉更溝，在哈喇沁溝之東。有鼓樓板溝，補還溝，在其北。有奎素溝。有鴨窩溝。有榆溝，在城東北九十里，蒙古名烏里雅蘇台。皆青山之深谷。其在東境，沿山之支脈迤南，有鋪溝，腦包溝，為至豐鎮之大道。越平綏路而南，有二道溝。其東為壕森溝。亦至豐鎮大道。又南為石人溝，亦係至豐鎮大道。此青山之餘脈耳。

河流：

西有萬家溝河，（即大溝河，）朱爾溝河，黑牛溝河，水磨溝河，小東河，大東河，扎達海河，皆自北流向南。東有哈喇沁溝河，自北流向南，即小黑河之源。城南十里有小黑河（註五）又西南三十里，至紅津，匯於大黑河。大黑河在小黑河之南，距城南三十里。小黑河大黑河皆自東北流向西南。再南有什拉烏素前河，什拉烏素後河，皆自東南流向西北。

大黑河，即古之芒干水，在古亦名金河。河有二源，一源於武川東南境速力兔，甲拉兔，二村之西山。一源於武川縣上高速太村之北山。至歸綏縣東北之下拐角舖合流，繞流縣境之南，至北園子村，入托克托境，注於黃河。

小黑河，乃古之武泉水，又名哲爾德河，行至河力拜村入大黑河。

萬家溝河，一名察素齊河，即水經注之寒水。源出萬家溝，東西二泉，流經察素齊鎮，歷薩拉齊東境，至托克托境，入大黑河。

黑牛溝河，係哈爾濱河，黑勒庫河，（即黑牛溝河），多羅圖河三水合流，即水經注之白道中溪，在城西七十里。源出武川縣之翁滾鄂博岡，經縣境之畢克齊鎮北，南行會於大黑河。

小東河，殆即黑牛溝河之別名。大東河，殆即水磨溝河之別名。

扎達海河，經舊綏遠道署前，（今民政廳署前）南流數十里，入小黑河。

什拉烏素河，即古之白渠水，源出殺虎口北山，與呼圖克圖河合流，經和林東境，迤北入歸綏南境，西行會於大黑河。

註五：小黑河乃明史所載之紫河，又名巴哈土爾根河，見隋書。

區村數：

金縣所轄，分爲四區。內有二百六十九鄉，一十七鎮，一百四十八附村。計第一區，係歸綏市，分爲六鎮，無編村。第二區，九十二鄉，七鎮（註六）六十八附村，共鄉鎮村，一百六十七。第三區，七十四鄉，二鎮，五十九附村，共鄉鎮村一百三十五。（註七）第四區，二鎮一百零三鄉，二十一附村，共鄉鎮村一百二十六合計鄉鎮村共四百三十四。歸綏市六鎮在其內（註八註九）。

註六：根據省政府村治調查表及公安調查表。

註七：根據省政府綏遠省各縣句區數經費注在地暨村數統計表。據第三區二圖，只有一百二十四村，大概多有合併之處。

註八：據本所二十年分各項調查表，爲主村三百六十四，鄰村九十七，共四百六十一村，與此數不符。該表係各縣建設局所填，大抵三兩戶人家之村莊均在內。

註九：第一區東至二區橋靠鄉，西至四區西龍王廟鄉，南至三區星星板鄉，北至火車站北。第二區東至武川縣界，西接第一區，南至涼城縣界，北至武川縣界。其鄉名之可舉者，在鐵路北，自西向東，曰北水泉，塔布板，廠汗板，府新營，麻花板，代州營，一間房，三合鄉，一家鄉，下石頭新營，壕沁營，南店，黑土窟，塔布禿力亥，生蓋營，前後羅家營，北討思浩，喬家營，甲蘭板，三應營，討不氣，二道河；沿青山南麓，自東而西，曰東干只胡同，西干只胡同，西河社。大窩子，庄子上，保爾合少，奎素惱包，野馬兔，古路板，馬蘭不浪，哈拉更，哈拉沁，上石頭新營，紅沙口，壩口子；其北曰沙灣子，焦贊墳；其山後者，四十八村，編爲三聯鄉；曰卯獨沁鄉，小井鄉，十字上；其在鐵路南者，東自水磨頭起，迤西曰羊羣窩，古力半烏素，郭家營，前後乃莫板，白塔，勝家營，圪老板，廠汗圍圖，什蘭岱，如意和，不塔氣，徐家沙梁，橋靠，雙素，小台升，大台什；在小黑河之北者，曰討號板，辛家營，寶金庄；在小黑河之南者，曰搗黑楞，古路；在大黑河之北者，東北自潮岱榆樹起，迤而西南，曰蘇木沁，紅忽吉討號，合

昌兔，賈岱；折而西，日新庄，太平庄，集賢鄉，添蜜，寶樹園圖，五路，部獨利，把柵，六項牛；越河而南，曰後三富，前三富；其在大黑河上游之東，曰三十，密，二十家子；在東山溝內者，曰後密子，東五十家，西五十家，溝口喇嘛營；沿向南，曰老贊密，朱亥，大書記；又當大黑河之南，距河較遠者，曰安庵鄉，鴉爾端鴉，南討速號，東西黃合少，麻什，南一間房子，羊蓋板，黑炭板，則與涼城連界矣。第三區東至二區羊蓋板，西至托縣界，南至和林縣界，北至第一區南茶坊。其鄉名之可舉者，在小黑河北，自東而西，曰前後巧爾報，五里營，里八庄，三里營，太平庄，星星板，范家營，西瓦密；越河而南，曰劉家二道河，姜家營，討好一間房，西甲蘭營，大劉庄，東王庄，進西即渾津橋；自大劉庄而東，適當大黑河之北岸，曰小劉庄，本灘，板定營；再東即郭家營，其北曰沙梁子，討不齊，田家營，桃花板；其南曰黑卜營，進東爲賈家營；西庄，姚府，喇嘛營，均傍大黑河北岸；越河而南，自東及西，北有八拜，天平營，格爾兔，安樂庄，東大黑河，西大黑河，西地，白只戶，達賴庄，茂林太，什不更，東渠，天豐永白廟，劉家營，宋庄等鄉；中有哈林章堪，姑子板，色肯板，弄格兔，泉子上，東西甲蘭營，東水泉，東板定營，根堡什，什不哈氣，設卜峴，前後白廟，東西什拉烏素，東章蓋，毫沁營，密密板，茂勝營

，旭泥板，蘇光州白廟，拐喇嘛，寇家營，七坨白，連家營，南台什，烏蘭把兔，前毛道，後毛道，雙樹，古爾丹堪，補地兔練家營，新營子，大小一家村，刑家營，大有庄，潮忽闊，三仙庄，杜庄，新得利，哈林朝，蘇庄等鄉；南有姑姑板，沙爾沁，色令板，馮四營，六項牛，甲爾且，哈哥營，牌樓板，牛午營，李茂章蓋，黑沙兔，老龍不浪，吉牙兔，岑胡一間房，豐厚庄，花狗營，高廟子，選賴丹堪，耳林岱，王畢克齊，新舊吃力吃太等鄉；再南則有大路一間房，南端鴉氣，中端鴉氣，西端鴉氣，南章蓋等村，則與和林接界；又自渾津橋而南，沿大河左岸，則有西王庄，趙庄，張庄，店上，合力拜，西廠克，忻州營等村；右岸則有西劉庄，齋莊，前朱堡，三兩庄，等村；概屬三區！

第四區在一區之西，西界薩拉齊，南連托克托，北接武川。其村名之可舉者，自東而西，有若東西五速兔，大小溝門，討台氣，水磨鄉，烏爾素，嘴溝，色什，察素齊，均在山之陽；元龍五合永，書益營，上店，門沁囉，勿藍板申，西溝七村，東溝門，均在山之陰；什拉門更，攸攸板，刀刀板，瓦窩坨沁，什報氣，濱州海，上下十里坡，上下五里坡，畢克齊，大畢斜氣，楊家堡，鴉鴉，均在鐵道之北；孔家營子，西龍王廟，前後八里庄，打爾架，二道海，台格木，栽生，大里保，小里保，大古城，秋爾坨生，均在鐵道之南；又在水磨溝河之東

，北近鐵道，南至大黑河，有若瓜房子，忽拉格氣，後紅岱，東西紅岱，新營子，馬羣，巧而什營，康台基各村，瀕河而居。其東有羊砬，馬羣，蘇太，劉家營，中北南海流，西三間房，討爾號等村，又其東有倒拉土牧，後朱堡，毛扣營等村，皆自北向南排比而下；其在水磨溝河之西，

北近鐵道，南訖黑河，有若店上，和順店，董家營，出堰，珍速貴，主根岱，長黑賴，北什軸，波林岱帳房，南什軸等村爲一排，越黑河即爲北園子；其西則什丙地，倘不浪，蕪黑賴，七炭板，白只戶，鷄蛋板等村爲一排，越黑河即爲黑河上；又其西則廠汗秃力亥，藍鞋，討合氣，蘇堡蓋，倘不浪，巴獨戶，白畝子，大小雨施名氣等村，一爲一排；又其西則西淤地，平基，毛撓亥，那速兔，鎖號，陳林爾，玻璃坨沁，越黑河爲鉄帽爾，腦木汗等村，亦爲一排，則與薩縣各村爲鄰矣。

戶口數：

據最近調查，全縣爲四萬七千三百五十九戶，歸綏市六鎮萬三千九百八十四戶在其內，二十五萬三千零九十七口，歸綏市六鎮一六萬五千二百九十八口在其內（註十）

註十：根據省政府村治調查表及公安調查表。

鄉鎮：

東鄉白塔爾五十五里，即古之豐州，現爲第二區區公所所

在地。（註十一）又東陶不齊，有車站。東北鄉壕沁營，哈喇沁，保爾合少。東南鄉買岱兒。北鄉壩口。西鄉畢克齊鎮，八十里，第四區區公所所在地。又有察素齊鎮距城一百里。南鄉西大黑河，三十里。前什拉烏素河之南，距大路一間房六七里，有沙爾沁。有茂林太係第三區區公所所在地。西南鄉有三兩莊，皆係大鎮。

註十一：鐵路由白塔車站至綏遠車站係三十里。

名勝：

（一）寺宇：歸綏負山臨河，形勢險要，有控制八方之概；滿清平準噶爾及察哈爾已後，即於此駐鎮重兵，以樹威信；至懷柔羶糜之術，乃又專重黃教，是以梵宇紺宮，此地獨盛，喇嘛之數，在昔盛時，多至二萬餘，歲發庫欸以給口糧；民國已來，口糧斷絕，佛規日弛，華嚴伽藍，日就寂寞，亦時勢使然也。今舉其著名者詳列於下：

（大昭）：在歸綏市舊城西南隅大召街，蒙人曰依克招。依克，大也，招即叢林之意。明崇禎中，清都統古綠格楚琥爾奉諭委左翼佐領，補音圖驍騎喇吧太，與德木齊溫布喇嘛，協同將原寺展大，賜名無量，故額題無量寺；周圍約四里許，康熙三十六年，經札薩克達喇嘛納依齊託音呼圖克圖，奏清殿易黃瓦，以是黃瓦朱棟，大類皇居，其中爲大雄寶殿，四圍皆住喇嘛，全勝時有喇嘛數千，近僅百餘人，故禪房均租于買人，大殿即小販芥菜之處，闢作共和市傷，寺門首懸有「九邊第一泉」匾額，泉在寺前百餘步，今名玉泉井，上有九孔，吸水者不絕，相傳清聖祖至

處，馬喝不得飲，以蹄抉地，泉忽湧出，故錫以此名云。

〔小昭〕：即崇福寺，蒙語曰巴甲昭，巴甲，小也，在舍力免召之東，相隔百餘步，清康熙三十六年，納依齊託音呼圖克圖新建，即康熙帝西征凱旋駐蹕之地。寺內建築宏麗，殿宇峰立，雕梁畫棟，碧綠磚瓦，歷歷可觀。諺云：大昭不大，小昭不小，蓋兩昭規模不相上下也；今類殿甚矣。殿前左右有碑亭二，上刻御製碑文，紀清康熙平準功績，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紀述，尙堪識別，其文曰：朕惟歸化城，爲古豐州地，山環水繞，夙稱勝境。城南舊有佛刹，喇嘛拖音，茸而新之，奏請寺額，因賜崇福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魯特噶爾丹，師歸化城，於寺前駐蹕，見其殿宇宏麗，法相莊嚴，命懸設寶幡。並以朔所御甲冑弓矢，留置寺中。夫朕之親事塞外，非無故也，往者，危魯特喀爾喀，交惡相攻，朕憫念生靈塗炭，遣使諭解，而噶爾丹追擊喀爾喀，竟掠入我烏珠穆塞，爰命和碩裕親王聲討，大敗賊于烏蘭布通，時噶爾丹盟誓佛前，永不入犯，乃班師而還；後噶爾丹蔑棄前盟，復掠納木查爾拖音，於克魯倫河之地；丙子，朕親總六師，由中路進勦，至克魯倫河，賊衆望見軍容宵遁，適朕所期會西路官兵，遇於昭木多，大敗之，俘斬無算，丹木巴哈什哈等，率衆來歸，噶爾丹脫身走；是冬朕復駐節鄂爾多斯，剿撫並用，厄魯特人象絡繹來歸，而噶爾丹仍未嚮順；丁丑，率師狼居營山麓，官兵分道並進，噶爾丹計窮自斃，子女就獲，餘黨悉平；方今中外恬熙，邊境生民，咸得晏然安堵，喇嘛拖音，請建碑示永久，因書此勒石，俾後之覽者，知朕不憚寒暑，來臨絕塞，爲民除殘之意，時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上述碑文，可供史證，故備錄之。

〔錫拉圖昭〕：又名舍力圖召，即延壽寺。在小昭西數百步。無量寺東百餘步，創設年代未詳。請康熙三十五年，西征駐蹕，錫拉圖呼圖克圖重修舊寺，工竣後，賜名延壽，並有御製碑文，惜年久不詳；雍正四年，以錫拉圖呼圖克圖居住，故俗名錫拉圖昭，舍力圖亦其譯音也。嘉慶二十三年，補授札薩克達喇嘛掌印，咸豐九年重修，殿基增高數尺，並有薩經塔一，壯麗爲綏市諸壽冠；光緒十三年被火，又重修，有額題「陰山古刹」字法蒼古，現雖年久失修，而以寺內地趾寬闊，故綏遠各種大會，均在此舉行之。

〔五塔昭〕：即慈燈寺，在歸綏市街小昭東南，內有塔基，圍十丈，上歧爲五，故蒙古俗稱塔布斯普爾昭。塔布者，五也，斯普爾罕者塔也。漢人稱曰五塔昭，又名新昭，清雍正五年建，十年賜名慈燈寺，乾隆間重修，五塔矗立雲空，皆係煉磚築成，刻佛像，鍍以黃金，光艷奪目，洵工程界之鉅觀。以上四大昭廟，實爲綏市名勝之一種，凡遊歷西北者，無不以參觀爲快，其他昭廟繁多，凡可記述者，並詳下古蹟中。

〔2〕勝景：歸綏縣地處陰山之陽，鍾山水之秀，所有勝景，如沙溪，石橋，青塚，白塔，柳城，杏塢，虎頭，牛角之屬；龍潭，海窟，玉泉，銀洞，憐園，甜井，懿覽亭，喇嘛洞，玉帶山，馬鞍山，猴山，鸚鵡山，四號山之儔；以及靈泉，神泉，溫泉，黑水泉，十八眼井，瓦房院湖之

類；或遺蹟宛在，或風景特殊，皆足以俯仰登臨，極遊目聘懷之娛；他如龍泉公園，農林試驗場，翟家花園，普家花園，亦均具幽雅之致。茲分述如左：

〔沙溪春漲〕：歸綏道尹公署（今民政公署），東西轅門外，流水縈回；春深冰泮，游鱗上下，城市烟深，伽藍鐘陰，洵有離塵絕俗之概；為歸綏八景最勝處。

〔石橋繞月〕：慶凱橋左右，（即今牛橋街西之大橋）闊闊鱗次，車駝往來；鷄聲唱曉，西山殘月，掩映橋干，別饒清致。青塚擁黛；豐州灘一望平蕪，惟此處孤堆奮起，相傳即明妃塚云，（詳後古蹟中昭君墓）。

〔白塔聳光〕：塔周三十六步，高七層，遠望如匹練垂空，不見巔際；登臨其頂，極目數百里，洵鉅觀也（詳後古蹟中）。

〔柳城蔭綠〕：綏遠城四面水環，堤列楊柳，濃蔭淡綠中，陰見雉堞，不啻楊州城郭也。

〔舌塢翻紅〕：東烏索免村（一名五速圖），傍山麓，紅杏數千株，每值花開，燦若爛錦；山錦鳥鳴舞枝頭，城市之子，攜酒踏青，洵稱勝地。

〔虎頭瀑水〕：在奎素溝內之虎頭山，危峰嵯峨，如虎昂首，口吐懸流數百尺，劈空直下，噴雪灑珠，聲如鳴金，堪與廬山爭勝。

〔牛角旋峰〕：在畢克齊鎮，踞地如牛狀，尾北頭南，而一角獨偏；峯巒挺秀，佳氣鬱蒸，得巖壑之勝。

〔老龍潭〕：在綏遠城東，地名臥龍岡，側有一泉，水性

甘冽，市民每日以冰車往還。今於其地建築龍泉公園，其南百餘步，有水池一，池水最深，居民藉以灌地，據土人云，是即老龍潭也。

〔龍潭〕：在縣境西元寶山前（在察素齊北），與萬家溝神泉潛通，相距數十里，投物於彼，輒出於此。

〔海窟〕：在城東南隅，泉高於地，四周石磬，冬夏不增減，旁有罅出水，左右蔬圃，資以灌溉。

〔玉泉井〕：在大昭前。（詳見前大昭節內）。

〔憐園〕：在今民政廳署內，花木風景，冠諸衙署。

〔懿覽亭〕：在憐園內，清慈禧太后之父官歸綏分巡道時，后隨宦在署，常在此遊玩，據人云：「后即生於此地，」後為太后，繼任歸綏道者，別建一亭，恭獻匾額，題曰「懿覽」，取太后曾遊覽於此之意，今亭前尚有后幼時坐臥玩賞之石二塊。

〔銀洞〕：在縣境畢克齊鎮之北。俗傳昔有老僧入洞，進不數武，窄路紛歧，前阻溪水，上架枯木為橋，僧不敢進而返，以後無人敢探訪者。

〔喇嘛洞〕：亦在縣境畢克齊鎮以北，其前即廣化寺，寺廣數十畝，分前後二寺，前寺屋宇宏大，所供多奇佛怪像；後寺建於山坡間，吹斯喀巴活佛居之；前後寺常住黃衣僧數百，終日禮佛誦經；寺外松柏茂密。又有石洞，在山坡高處，即喇嘛洞；登石階百二十四級，始至洞口；關外亦建樓房三層，內莊佛像甚多。

〔玉帶山〕：在縣境東北保爾哈少村北山腰，白石橫亘數十丈，如玉帶環之，故以名其山。

〔馬鞍山〕：在四號山北偏西二十里，有狀元碑，其文曰：「雍正十三年狀元李如栢，行兵祈雨處。」

〔猴山〕：在縣境秦家寨，奇峯突起，巨石森列，如猿猴直立狀。

〔嶺塢山〕：在縣境西北，山勢巍峨，上建聖母廟，俗傳蒙古有一女練形委蛇於此，真身即墮洞中，每歲四月八日，祈子拈香者紛集。

〔四號山〕：在縣境內圪妥兒村南，俗傳有古瞭將台。

〔靈泉〕：在縣境不浪村龍王廟前，水浮紫色，蘋藻鬱然。

〔神泉〕：在萬家溝內，土名水神廟，即水經注之寒水也；東西二泉，澄澈澈底，居民常於旱時，祈禱於此。

〔溫泉〕：有二，一在歸化城南，（即新城之南）一在五速圖村北龍王廟左邊，隆冬不凍，洄寒時碧草油然。

〔黑水泉〕：在縣境內畢克齊鎮南六里以外，亢旱時，居民虔禱取水，則甘露立沛。

〔甜水井〕：井有六，一在歸綏市，北茶坊關帝廟前；一在慶凱橋北河畔；一在民政廳照壁前西南隅；一在小西街西口；一在財政廳南倉院中；一在大北概四眼井巷內。

〔十八眼井〕：在縣境內牌樓板升村，平地出泉，縱橫十八眼，泉清而味甘，土人名九龍十八眼。

〔瓦房院湖〕：在縣境內瓦房院村北，周二畝餘，中產鯉魚，人稱小海子。

〔龍泉公園〕：在歸化城（舊城）之東偏，係民國二十年綏遠建設廳所建置，為綏市民衆游覽之所，築高岡，建茅亭

，亭之名曰豐樂，亭前有池，植蓮與蒲，以供衆賞；池前復爲畦，引泉水種稻；亭之西又有公共體育場，環以楊柳；當夏秋兩季傍晚之頃，遊人如織，日以爲恆；蓋夕陽斜照，碧樹青山，遙爲映帶，別饒興致；而黃昏時節，點點明燈，（電燈）出現於樹梢樓頭，與淡月疎星爭輝，殊令人流連不置，所謂人傑地靈者，有如是夫。茲錄建築龍泉公園記，以誌斯園之肇始。其文曰：「風景園林，乃物植建設之一，不僅潤色城市，且可增人建康，故東西各國，對於森林公園，莫不經營締造，所以備民衆遊憩之所，爲公共娛之場也。我國東西諸省，亦皆公園林立，良以山明水秀之區，少事點綴，便成名勝；惟茲綏遠，地處邊荒，風沙滿目，欲藉天然景物，建築幽雅園林，不亦寡乎其難；而臥龍岡之風景，則獨有可取；殆所謂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不信然歟！岡在歸綏市東，積土而成，高闊數丈，下湧流泉，細水淙淙，清潔可愛，即此基礎，闢建森林公園，雖曰不宜？於是請諸省府，撥發專款，沿泉四周，採地二十餘畝，分別墾畫，次第進行，泉南插秧種稻，既可試驗作物，又如江南風味，宛在邊城，一舉兩得，謂非計之至善者乎？泉之後方，及其左右，宜植樹株，引水灌溉，自易成活，更建船亭於土岡之上，俯視仰觀，全園在望，依泉鑿池，堤高水面，澆樹灌田，皆可引用，偏西設運動場，俾助遊人活潑精神，少南復編草爲亭，近傍稻畦，晚坐納涼，倍饒佳趣，計劃甫定，集合同僚，釀資栽楊樹五千四百餘株。或問之曰：「夾道綠槐，除城消暑，綠堤碧柳，爽可宜人，他若門盈桃李，社結松楸，桑柘成春，松柏挺

秀，皆足以增景色，暢幽情，何僅拳拳於楊之一種？意究安在？答曰：楊者，揚也；一則闡揚固有之風光，藉以推行水利，農產日益增加矣；一則發揚將來之文化，咸知努力造林，材木不可勝用矣；今於園中密而植之，實寓有提倡農業，振興林政之要義焉；又豈第林泉瀟灑，供人遊覽而已哉！是役也，共同植樹機關凡十有四，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民政廳長陳寶寅，教育廳長張穎，財政廳長許雲慶，政治實察所長王謙，高等法院院長侯封魯，菸酒事務局長毛桂恩，塞北關監督溫承譯，印花稅局長袁志華，墾務局總辦李紅，稽查處總辦武炳虞，會辦王煥東，土默特總管滿泰，歸綏市公安局長卜兆瑞，而曠則職司建設，負有全責，實行種樹而外，一應工作，綢繆督促，昕夕未遑，計自民國二十年四月中旬，以迄七月上滑，時月三閱月，始告厥成。夫名其園曰龍泉，以其岡號外龍，泉出其右，且與老龍潭青龍背壤地相接，蓋紀實也。顧事屬初創，粗具規模，雖不能抗衡列邦，步武內地，然由此發軔，擴而充之，亦何難日臻美備，蔚為大觀耶！慮夫來者不悉斯園之所自也，爰述顛末而為之記。綏遠建設廳長馮驥，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下滑。

〔歸綏公園〕：今改為農林試驗場，在綏遠城內（新城內）之東北隅，花木繁榮，雜以蔬圃，兼畜珍禽異獸，以供衆覽，斯園地傍城垣，登其巔則角樓巍然，平綏路線經其下，依樓遠望，南北諸山，歷歷在目，如或加以潤色，則登覽憑臨，實不減黃岡勝概。

〔留園〕：在綏遠城內東隅，當農林試驗場之西南，殆即

昔之榮家花園；其園係民戶所有，遍植花卉，洵有可觀。〔翟家花園〕：在舊城外北沙梁，面積約四五頃，遍植各種果樹，以千株計。

〔普家花園〕：在新城東南。

以上各種勝地，半屬建造，半屬天然，鍾靈毓秀，皆盡於斯。

古蹟：

綏遠古稱豐州，遠闢於秦漢，代遠年湮，古蹟頗多，在史地上，殊堪紀述；茲就歸綏縣境內之古蹟，分述如下：

甲，古城

〔趙五靈王長城〕：一名白道城，在縣境北白道嶺上，或謂即秦之長城，在元魏以前之長城即此。

〔富民縣故城〕：即豐州故城，在綏遠城東三十里，今名白塔村，遼時所建，遺址猶存。案白塔村附近有古城二：一在白塔北，一在白塔南，相距不遠，城基約高二尺許，或謂當即漢之定襄陶林諸縣故城。又案豐州故城有二：一為隋唐之豐州，在今五原縣後套內；一為遼之豐州，即今歸綏縣東白塔村附近之古城。遼置豐州，建應天軍，領富民振武二縣，富民縣即州治所在也。

〔振武城廢址〕：在縣境南，距青塚十里許，內有振武軍節度使墓，旁多古碣，字跡多模糊難辨。以上皆有遺址。

〔定襄故城〕：在縣境之東，漢置，屬定襄郡，後漢改屬雲中郡。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

里。」

〔陶林故城〕：在縣境東，漢置，屬雲中郡，為雲中郡東部都尉治。

〔武臯故城〕：在縣境之東北，漢置，屬定襄郡，為定襄郡中部都尉治，後漢省。據水經注云：「芒干水出塞外，南逕鍾山，山即陰山，其水西南經武臯縣，王莽之永武也；又南逕原陽縣故城西，又南與武臯水合（今小黑河）；其水東出武臯縣之故城西南，即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與縣故城南；其水西南入芒干水」。今以水經注推之，故城當在東縣之北境。

〔北與故城〕：在縣境之西，或云縣境之南。漢置，屬雲中郡，為雲中郡中部都尉治，後漢末省。據前水經注所云；「武臯又西屈逕北與縣故城南。」則故城當在今縣境之西南。」

〔武臯故城〕：在縣境東北。漢置，因水以名，水即今之小黑河。史記云：「周勃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以前至武臯，擊胡騎，破之武臯北。」後置縣，屬雲中郡。水經注云：「武臯水出武臯縣故城西南，西逕北與縣故縣城南。」以此推之，當在今縣境之東北。

〔原陽故城〕：在今縣境之西。漢置，屬雲中郡。水經注云：「芒於水南逕原陽縣故城西。」以此推之，當在今縣境之西。

〔大利故城〕：在縣境之西。隋書高祖紀云：「開皇十九年，以突利可汗為啟民可汗，築大利城，處其部落。」地理志云：「定襄郡，治大利縣，大業初置，帶郡，有長城

，有陰山，有紫河。」

〔蘇武城〕：在縣境之西北。綏乘云：「蘇武城有二：一在歸綏縣西北；一在五原縣黃河東岸；相傳漢武帝時，武出師被留居此城，在歸綏者，城西有李陵碑，按子卿被留時，在霍去病斥逐匈奴之後，陰山南北，已無廢迹。謂武居此城，殊不可信，且亦安得有二城，姑存其說。」

乙， 宮殿

〔阿記頭殿〕：在縣境西北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圓角而不方，四門列觀成內惟殿台而已，世謂之阿記頭殿宮城，北魏時所建。

丙， 陵墓

〔王昭君墓〕：在城南二十里，當大黑河之南，遠望如山，高二十餘丈，闊五十畝，有石級可登，墓頂有土屋一間，四壁皆藏瓦磁，係喇嘛所為，不識用意何在。墓前有碑，題漢明妃昭君之墓，又有石碑三座，刻詩其上。清初張鵬翻漠北日記載，其時有享殿石虎石獅等，今皆無存，惟荒塚一堆，宿草離離而已。惟以大黑河畔地多白草，而此塚獨青，故名青塚。杜甫詠懷，古蹟詩曰：「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即指此。綏乘云：「王昭君墓有二：一名青塚，在歸綏縣南二十里；一名昭君墓，在包頭鎮西五十里，五原縣東南境屬也；在包頭西者，徒有其名，而不甚顯；在歸綏南者，自遼史列於地理志中，文人學士，往往登臨而歌詠之。惟考昭君卒時，陰山之南，完

秦漢土。史載宣帝與匈奴約，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古長城在陰山之麓，匈奴固未嘗越一步也。昭君既爲匈奴關氏，生不還鄉，死反歸葬耶？且一人二墓，尤爲情理所無。或者乃謂埋香之處，實在歸綏包頭之西，所葬，乃雙鳥耳。無解強索，一何可笑！不過相沿既久，未便深沒其文，故記之如此。」

〔張吉大墓〕：在縣境內保爾板申村，有古城，內有古墓。前列翁仲，有碑僅能識「編修張吉大墓」數字。

〔焦贊墓〕：在縣境北第一區沙灣子左近，與武川交界處。

〔振武軍節度使墓〕：在縣境之南，驅塚十里，有振武城廢址。河水噴沙出碑。上題：「唐振武軍節度使墓。」

丁， 碑塔

〔白塔〕：在白塔村東南七里。有廢土城，周圍可五里，即古之豐州城。側有浮屠七級，高二十丈，蓮花爲台，砌人物斗拱。較中國天寧寺塔更巍然，篆書萬卷華嚴經塔，拾級而上，可以登頂。嵌金世宗時，閱經人姓名，俱漢字平章，距塔數武，有井甘冽。今塔尚巍存，而四壁均頹敗不可登，惟聞華嚴經尚存在云。

〔郭公塔〕：塔在縣境西南，距城八十里。塔下石香亭柱，刻「大金雲內州錄事郭公諱說，正隆五年明經王天佑撰，開學冀守貞書。」

〔大明寺碑〕：在白塔村。字跡模糊，係雲中張建中篆，金天輔年立。

〔華嚴寺碑〕：在縣境東北蘇木沁村進東土堡內。明萬曆

四年，蒙人把都兒擺腰台告建。

戊， 府第

〔公主府〕：清康熙中，公主下嫁額駙策倫敦篤，建府於縣北五里（現爲省立近人建軍民橋於其旁，其墳在距城七十里之買岱村。第一師範學校所佔。）

己， 昭廟

〔庫庫和屯把甲昭〕：即崇壽寺，俗稱博什克昭，在省市舊城西塔什河之右岸，今俗名朋蘇昭，訛爲通順昭，又名西昭；清順治十八年喇嘛錫拉布建。康熙間札薩克達喇嘛，朋蘇克增修，三十三年，改名崇壽寺，舊設呼畢勒罕一名，今已無；地即宏敞，殿宇甚壯麗，後爲河水所侵，寺門北移，院有藏經塔，今在門外，然皆荒廢不堪，無人管理，相傳請聖祖參拜此寺時，呼圖克圖慢不爲禮，從者怒，揮刀殺之，沙必納罕等大憤，擒從者寸磔之，全城華然，聖祖乃宵遁至張家口；其事正史不詳，惟今俗有奉祝白將軍者，謂即當時被磔者云。

〔額木齊昭〕：在省市舊城西，民市街之北，即隆壽寺。今俗名乃莫齊昭。請康熙八年棟爾齊達賴建，三十四年續修；嘉慶十八年被火重修。有莊經塔一。

〔宏慶昭〕：即宏慶寺，在省市舊城南文廟西，一名拉希齊昭；清康熙六年寧寧呼圖克圖所建。

以上三昭廟，與前名勝中所舉之大昭，小昭，舍力圖昭，俱設札薩克喇嘛一名，達喇嘛一名。

〔卓爾齊昭〕：即延禧寺，在省市舊城南，西五十家街。當廷壽寺之東南一里，北距小昭亦里許，今昭名巧爾氣昭

：康熙間，棟爾齊達賴以個人之力建立；嘉慶間，有著名呼畢爾罕，奏請常設札薩克喇嘛一人，管轄歸化各寺，至今相沿為例。

〔太平昭〕：在省市舊城之西北，即寧棋寺；清康熙六十年，土點特爾翼官兵所建。

〔廣福寺〕：在小昭前路西，原為土點特爾翼禮布之妻所建；後施與章嘉呼圖克圖。清乾隆三十年，乃改名廣福寺。

〔可藍昭〕：即隆福寺，在小昭東北，一名迦藍昭。

〔五速克昭〕：即廣福寺，在省市西北二十餘里，五速圖，（一作烏蘇圖）溝，山之陽；清康熙中親綽爾濟喇嘛阿旺丹丕勒所建。咸豐九年重修。

〔哈達昭〕：即永安寺，在豪谷內，察汗哈達山陽，故俗名哈達昭。

〔慶塚寺〕：在省市城西北二十里。明萬曆中建。乾隆四十七年重修。翌年命名。

〔法禮寺〕：在慶塚寺東北，係寺屬醫生丹綽爾濟羅布桑旺禮勒所建；清乾隆五十年命名。

〔慈壽寺〕：在省市城西六十里山之陽。清順治中，察汗迪彥齊呼圖克圖所建，康熙時命名。

〔崇禛寺〕：在省市城東北六十里鄂奇特溝內。清順治中建康熙時賜名治中建，康熙時賜名。

〔廣化寺〕：在兩山溝內，當畢克齊鎮之北。康熙時所建（詳見前勝景內喇嘛洞）。

〔尊勝寺〕：在省市城東北哈拉沁溝。原吉爾噶朗圖山，

一名班第達昭。清康熙元年建，並賜名。

〔簡慧寺〕：在城西山之陽。

〔永福寺及廣法寺〕：總在城西北九十餘里，阿魯板升山。

以上各昭寺，皆設達喇嘛一名。尊勝寺，並設禮薩克一名。

庚， 祠宇

〔孔子廟〕：有三一在舊城之南，今大南街之西南有文廟街即是；宋雍熙七年，番漢都指揮，王承羣被契丹於豐州，追至青家百餘里；明年，復擊敗之於豐州，因建孔子廟，至清雍正五年，尚書通智與都統且津奏增建正殿三楹，東西廡各三楹。崇聖祠三楹，乾隆三十九年，道光四年重修，此為土點特之文廟。一在楊家巷，清光緒三年，歸綏道罰捐商款，因舊省義學改建正殿三楹，東西廡各三楹，戰鬥一座，規模頗隘，此為歸綏縣之文廟。一在綏遠城（新城）南門內東街。清光緒中，將軍貽穀，建八旗書院，即其中建孔子廟。民國四年，張道尹，（名志澧直隸豐潤人）以書院為道署，重加修葺，而移元加封孔子碑於其內，此為八旗之文廟。

〔關帝廟〕：有六：一在小東街。其後增祀火神，馬神，金龍四大王，酒仙，觀音大士。一在西茶坊後增祀三官，孫嶺。（韓工所建）一在南茶坊。後增祀釋迦佛，瘟神，太上老君（金銀諸匠所祀），魯班（木工所祭）吳道子，（畫工所祭）羅真人，（理髮匠所祭）軒輿黃帝（成衣匠所祭）。一在北茶坊。一在東茶坊。一在新城南門內西街。後

改爲關岳廟，春秋二戊，都統率屬致祭。自民國十七年以後，其祀典亦廢。

〔文昌廟〕：有二：一在舊城小東街。清光緒八年，士默特本旗官兵奉部文，於歸化城隅自行捐輸建修。今爲綏遠社會教育所借住。其正殿亦爲圖書館所佔。一在海窟龍王廟前院。

〔玉皇閣〕：在舊城西南。前殿增祀三官，東祀三皇及歷代名醫，西祀金華聖母，過殿祀靈官及子孫聖母，餘祀真武，雷神，火神，馬神，及觀音菩薩。

〔龍王廟〕：有二：一在海窟北，曰南龍王廟；內附祀風，雲，雷，雨，八蜡，馬神，鄭候，（清時書史所祀）蔡倫（祇工所祀）眼光菩薩，廟前有文昌閣，魁星閣。一在西茶坊西北，曰西龍王廟，清雍正中建，中祀龍神，東祀八蜡，西祀風神，廟西北有村，即以廟名。

〔三賢廟〕：在大南街東小巷內，即三義廟；後增祀觀音孫真人，井神，倉神。

〔呂祖廟〕：在舊城大東街之東南，呂祖廟街內。正殿五楹，中祀呂祖，左祀太陽神，右祀太陰神。西耳房一間，祀大仙神。東西兩廡各六楹，上西禪房祀釋迦牟尼佛，南

建樂樓一座，照壁一座。清光緒六七年間，同知常諭四鄉紳耆倡捐四千餘金修建。

〔財神廟〕：在大昭前東小巷。今北茶坊十王廟俱有之。

〔十王廟〕：在舊城西小北街西小巷；內祀地藏王菩薩，及十殿閻羅王，東西殿祀火神，財神，子孫聖母。

〔三官廟〕：在隆壽寺東北。前殿亦祀關帝，進西爲魯般廟，又西爲子孫聖母廟，再西爲鴻寧寺，祀觀世音，過殿

祀真武、馬王、及關帝，其地即三官廟街。

〔東嶽廟〕：在城南瀾澤園側，廟前爲城隍行宮，東向；每歲清明中元十月朔致祭，旁有小廟祀孤魂。

〔城隍廟〕：有二：一在歸化城（舊城）北門外常平倉東。清雍正中建；一在綏遠城（新城）南門內東街。清乾隆中建。

〔費公祠〕：在財神廟西。清康熙中商民爲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建立生祠，公沒，即塑像以祀；東西塑丹都護津，齊觀察布森像，道光十二年，大學士松文清公筠奉使來綏，商民繪像附祀於此。

〔名宦祠〕：據山西通志，謂：歸綏道七廳，擬祀漢莎舒，魏尙李廣，辛慶忌，廉范，成嚴，楊穆，（雲中太守）韓安國，班伯，（定襄太守），後魏安原，來大千，司馬楚之，司馬躍，（雲中鎮將）費穆，婁寶，楊椿，（朔州刺史）段進，（白道守將）隋賀婁子幹，杜彥，（雲州總

管）周法尙（雲州刺史），唐王忠嗣，張仁愿，（朔方總管），郭子儀，（安北都護）李光弼，（單于副都護）渾瑊，范希朝，李光進，高霞寓，張惟清，劉沔，史獻忠，後唐

周德威，李嗣本，（振武軍節度使）；遼耶律鐸軫，楊結，（天德軍節度使）金郭企忠，（天德軍節度使）劉徽柔，（開遠軍節度使）趙秉文，（寧邊州刺史）。」

〔鄉賢祠〕：據山西通志，謂：「歸綏道七廳，以祀漢裴遵，北齊斛律金，斛律光，斛律羨，竇建泰，北周雷紹，王勒，閻慶，韓果，賀蘭祥，李虎，杜彥，侯莫，陳崇，閻毗，獨孤信，金陳良佐，元陳思廉、馬祖常。

〔蘇武廟〕：在舊城之南。明正統末，額森挾上皇至小

黃河蘇武廟，是也，（額森明史作也先）。

〔格根汁廟〕：在舊城之北。集天聰六年，太宗親征察哈爾，駐蹕歸化城，懸敕諭廟中，禁侵毀。

〔昭烈祠〕：在新城城內西南隅。民國元年，國體初更，外蒙反抗，內犯至於喀爾喀右翼之鴻厘寺（俗名貝勒廟，音轉爲白靈廟）。張將軍，（名紹曾直隸大城人）敕師進剿，大破之，死事諸人，於綏遠城內建祠以祀焉。

辛，古物附

〔關帝大刀〕：在南茶坊關帝廟內。清乾隆年製。此刀用熟鐵製成，重百餘斤，約計八尺長，下用石座豎立，保管適當。古銅香爐及古銅香桶；並在南茶坊關帝廟內。明代所製正今均爲住持僧人聖連私有物。

交通：

1. 道徑

甲、鐵道：縣境內有平綏鐵路橫貫其間，自東界旗下營以西入境，西行過縣城北，至察素濟以西出境，在縣境內，約二百里左右。綏遠原爲平綏鐵路之終點，民國十年鐵道部又增築綏遠至包頭一段，故平綏鐵路今以包頭爲終點。自平綏路通車後，交通乃爲大便利；又以歸綏爲省會所在，商務乃日見繁榮。

乙、汽車道：歸綏爲本省省會，地居中央，僅恃平綏鐵道一綫，於多數縣分，交通仍多阻滯，爲交通便利計，於大規模之鐵道外，不得不極力籌維建築汽車道以濟之。故綏遠建設廳積極修築由綏遠經武川至白靈廟，之綏白汽車道

，於民國十九年完成，長凡一百一十三又百分七九公里，是年有克利，利民，吉農等，汽車公司，先後通車。然此路內，有蜈蚣壩工程一段，坡度灣曲，均不合於汽車路線之標準，車行往來，仍多危險。建設當局有鑒於此，遂有改修綏白路原線之計劃，即由沙灣子村附近沿東溝經小壩子，旱海子梁，白道梁，買家營子，定襄營子，至武川，另開路線一道，業已從事測量，不久當可修竣。

此外尙有多數汽車路，亦在計劃中，茲分述於左：

（a）綏清路：由歸綏起，南經大小黑河，什拉烏素，二道窪，再南入和林縣界，經北一間房，樊家窩，南一間房，以達園子灣，入清水河界，經石壁渾河，過清水河，至清水河縣之劉胡梁，長凡三百四十里。在歸綏縣境內，長八十里，在和林境內，長一百二十五里，清縣界內長一百三十五里。

（b）歸武路：此路即綏白路之段，由歸綏起，橫逾大青山，北抵武川縣城之路也。其路由歸綏至壩口村二十里，均屬平地；由壩口至壩底村二十里，皆係山溝；由壩底逾蜈蚣壩至後壩三十里，係前後山分界處；由後壩至武川二十里，係舊有大道，計長共九十里。

（c）綏托路：由歸綏起，西南行經三爾村，什爾登，董菜灘，小乃只蓋，入托縣界，經老官子營，合同營，關東滬，至托縣城，共長一百六十里；在歸綏縣境內，計長九十里。托縣爲大黑河入黃河之口，客貨水陸轉運之地，本省建設廳近於此路，已積極修築云。

（d）綏興路：即由歸綏起，東經涼城，八蘇木，豐鎮，

隆盛莊，張臯，九道灣，以達興和縣之路也。歸綏至涼城二百八十里，涼城至豐鎮一百四十里，豐鎮至隆盛莊八十里，隆盛莊至興和八十里，計長五百八十里。

丙、陸運大道：東經邁岱兒村至豐鎮，三百五十里，由此再東，可達張家口。西經察素齊，入薩拉齊境，到包頭，長凡三百二十里。又達烏拉特部，皆舊日大道。南經西大河，至和林格爾界，上土城，乃古定襄道，爲入殺虎口舊道。東南經東大河，至黑炭板，到西溝門，入石匣子溝，乃古參合陁，由此至涼城，爲入殺虎口新道。北由蜈蚣溝，逾大青山，至可鎮北，分爲二枝；東枝通藩部；北枝至白靈廟，又分爲二枝：一枝直達新疆，一枝直抵庫倫，更爲衝要。

2. 郵政：縣治即省市，郵局，電報，電話，設置均極完全，營業亦皆發達。

郵務在歸綏市內，有歸綏一等郵局，設於舊城小東街；歸北平郵政管理局直轄。在新城西街，設有郵政第一支局；在火車站，設有郵政第二支局。又在畢克齊，察蘇齊，均有郵寄代辦所。

3. 電報：在省市內有歸化電報局，地址在舊城北門內。有綏遠電信總局，在新城西街。綏遠電信總局，爲本省收電信之惟一機關。其專修已成之電信有三：一、由綏遠經蜈蚣溝至武川，計程九十里；二、由綏遠經劉家營子至托縣，計程一百六十里；三、由綏遠經大黑河至和林縣一百二十里，又經臭水溝至清水河縣一百二十里；此三路電線，均歸電信局管理；在武川托縣和林清水河均設有電信分局

以司收發。其由綏遠經畢克齊察素齊至薩縣二百七十里間之電線，又由薩縣經磴口至包頭九十里間之電線，又由包頭至安北五原以至臨河；由綏遠經涼城至豐鎮三百六十里間之電線；均係借用電報局電桿，由省府自行掛線，飭電信總局建修者。此數路電線，除由綏遠至豐鎮一路歸電信總局管理外，餘均歸電報局管理。惟在包頭豐鎮，均設有電信分局以司收發。以上各路電線，均可通長途電話。邇來省市各機關，購置無線電收音機，以收集中央廣播無線電台及各處消息者，亦有數處。至省市內電話，則有歸綏電話公司，以備全市各戶裝設電話之用；現在用戶，計二百九十餘戶。

要隘：

歸綏縣境內，萬山環峙，大小山溝十數處。壩溝而外，其西面之朱爾溝，水磨溝，東面之哈喇沁，討不氣等處，皆通後山大路，可容車騎。茲就其最衝要者言：(一)爲吳公壩，古之白道谷，在城北三十里。(二)爲水磨溝在其西。(三)爲黑勒庫口，即黑牛溝口，古之白道中溪，在城西七十里。(四)爲米爾溝，又在其西。(五)爲哈喇沁口，古之武泉地，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六)爲鄂奇特谷，在哈喇沁之東。(七)爲榆溝在城東北九十里，俗名烏里雅蘇台，距鄂奇特三十里。陶卜齊即榆溝之西口，在城東八十里。此皆陰山正幹之要隘。

物產：

1. 動物：本縣畜產以羊，牛，馬，駝，豬，爲最多，驢騾次之

野獸尚有鹿，青山羊，磐羊，狐，狼，獾，兔等，則多出自荒山野林中。至皮張與毛類之產量，以羊皮羊毛為大宗，牛馬皮駝毛次之，狐狗狼皮更次之。茲據二十年調查所得，年產老羊皮三萬六千張，山羊皮五萬二千張，羔皮四萬四千張，狐皮九千張，狼皮八千張，灰鼠皮五千張。羊毛七十三萬七千七百九十觔，羊絨五萬三千餘觔，駝毛五十四萬四千二百餘觔，（狐狼灰鼠等皮以及絨毛各數量，係合由內蒙輸入者而言）。產量豐富，實本縣一大利源，惜當人民，多不能以皮毛製成熟貨，而以巨額之生貨輸出，以致利權外溢，殊可嘆惋。

2, 植物：農產以糧食為主，就中以高粱，麥子，蕎麥，穀子為大宗，蕎麥，糜，黍，雜豆次之。茲據民國二十年建設廳及本所之調查，高粱年產十萬零二千餘石。麥子九萬八千餘石。穀子九萬七千餘石。蕎麥七萬二千餘石。蕎麥四萬七千餘石。糜子五萬一千餘石。黍子五萬三千餘石。雜豆九萬九千餘石。麻子五千二百餘石。此外歸綏縣之畢克齊鎮，出產長山藥，省垣產葡萄，產量雖少，品質頗佳。又有馬鈴薯，（俗名山秧），出產量亦甚鉅。

〔籽麻〕：年產籽麻二百八十五萬八千六百餘觔。皮可造繩，籽可榨油，麻每觔值洋一角五分。

〔林產〕：全縣培植森林之田土，約有一百餘頃。楊樹居多，柳樹次之，榆樹更次之。每頃植樹約二萬四千株，共計有樹二百四十萬株。

藥材：縣城北大青山一帶，產有黨參，年獲八千餘觔。防風一萬二千觔。赤芍八千三百餘觔。黃芪五萬八千觔。甘

草九萬五斤。菘蓉二萬一千餘觔。大黃三千觔。均運往天津一帶銷售。

3. 礦產

甲煤：在綏遠城西北約二十里之處，有壩口子煤田。產煤面積約三十二平方里，有下侏羅紀煤系之露頭，其地層大致向東北傾斜，其煤質為半煙煤，煤層僅數寸至尺許。鑛東有試探窰數處，因煤層既薄，灰分又多，故該地煤田雖近省城，殊乏經營價值。

畢克齊煤田（一稱黑牛溝煤田）：在畢克齊西北十餘里之下茶房及蘇蓋營子一帶，東至水磨溝，西至黑牛溝，均有煤系露頭，屬下侏羅紀岩層，傾角平均約五十度；其煤田長約七千公尺，煤質為半煙煤，煤層厚約半公尺，假定可採深度五百公尺，則此煤田儲量，約在二百九十萬噸。現在開採之煤窰，多在興隆溝，烏樹溝中，煤層厚者達尺餘至二尺。按在杏樹溝所見者言，煤層只有二層，地層大致向西北傾斜二十度至三十度，此煤田離萬家溝花崗岩尚遠，土人稱之為肥煤。

察素齊北山煤田：此煤田與畢克齊北山煤田相連，自珠爾溝以及柳樹灣，大西溝，萬家溝一帶煤田均屬之，為出煤最多之處，亦即土默特無煙煤最佳之處（自珠爾溝西行十五里即至）。茲分述如下。

珠爾溝煤田（一稱柳樹灣煤田）：露頭於察素齊北二十里之處，西至老窰上起，東經柳樹灣，東溝窰上至珠爾溝窰上，共計長約六千餘公尺，均屬無煙煤；據測量所得，儲量當在一千萬噸以上。現時珠爾溝東溝等窰，年產煤約以

九千噸計。

大西溝煤田：其北山腰有大煤密曰三寶公司，出煤甚多，所採之煤，似爲一層，厚約三尺餘；據人云此間年產煤約二萬四千噸。

萬家溝煤田：此間煤密有二處，年產煤約一萬五千噸，其最大煤密，爲萬豐公司；煤質甚佳，惟含礫較多；煤層之厚據工人所言，約四五尺。

上述縣境各煤田，自以察素齊北山各煤田爲最佳，惟各煤密皆用土法開採，故產量不多。

乙，石棉：大青山一帶，石棉儲量甚富。在縣境內白石頭溝附近，早已發現，今尙未開採。

丙，鹽：縣屬第三區產土鹽。有鹽池八十個，大池每個年出鹽百餘噸，小池每個年出鹽五六十噸。每年共約出鹽五千七百餘噸。又有第四區內有三鄉，亦產土鹽，現共有鹽鍋九口，每鍋年出鹽三千餘噸，每年共約出鹽二萬三千餘噸。

丁，其他：縣境內多有產石場處，曾經私人開採，現經官方禁止。

4, 工產

甲，麪粉：在歸綏市有製麪公司二家，一則利用水力一則取用電燈公司電力。規模俱小，出品亦不多。

乙，毛毯：在歸綏市從事該業者，計有六家。年產一萬六千七百二十方尺。價格視花色優劣而定。每方尺最高二元，普通一元六七角。

丙，毛毡：從事該業者，有四五家，年產絨毛毡二萬

零五百方尺。普通價格，絨毡每尺四角，毛毡三角。除供本省外，餘多運銷於內地各省。此外尙產毛帽，毛鞋等其製法與毛毡相同。

丁，毛布：本市有紡織毛布者，五六家，但資本無多，並無工廠設備，每家僅置有木機三四架，以羊毛紡成線子，然後用機織造。或以毛棉線合織者，或以純毛線織造者，色有黑藍，褐等色。計歸綏年產毛布二萬三千五百尺。每尺售洋三四角。

戊，毛單：本市有製毛單者，二三家，年產毛單二千一百塊，每塊售洋三元五角。其製法以牛，羊，驢，馬，等種毛織紡而成。又有製造毛口袋者數家，其製法無毛單同。

己，其他：本市工產，除上述數項外，有以糧食製油酒者，其營業亦頗發達，亦有小規模之金石木器廠，惟出品無多，只供應當地人民之需要而已。亦有以破碎麻繩，製成紙張者，惟僅係粗造之麻紙，草紙，兩種。亦有以牛，馬，羊，羔，狐，狼，等皮製成皮革，皮衣，皮褥者，惟出品無多，銷路亦不廣。

墾殖：

縣境內已墾之土默特旗地，在清理六縣地暨六縣官糧地兩項內，各有若干頃，清理六縣地共一萬六千九百七十餘頃；係自民國二三年間，設立清理歸五和薩托清六縣地畝局廣續清丈者；六縣官糧地一萬餘頃，係自民國八年，增設清理歸武和薩托清六縣官糧地畝局廣續清丈者；兩項均係土默特旗地，業經墾種並清丈者；在縣內畝數未詳。以五縣平均估計約爲五千四百頃，（薩縣未經清丈，不在其

內)。據近人調查，謂本縣已墾田地，有水地九百五十頃，據後水利一項言，則水地實不止此數。旱地一萬六千頃。又據十九年度綏遠省各縣局升科地畝暨田賦統計表所載，則本縣升科地畝數，已有一萬四千六百頃九十五畝。註十二：但在縣之四境，尚有可墾未墾之蒙人牧地甚多云。

註十二：以後各縣地理概要墾殖及田賦各項凡言十九年度升科地畝數均係根據綏遠省政府年刊十九年度綏遠省各縣局升科地畝暨田賦統計表所列之數。凡言二十年度升科地畝數，均係根據民國二十一年綏遠省財政周刊第十三號，綏遠各縣升科糧地一覽表所列數。

水利及渠道：

縣境內已成之渠道，凡五十有六，各渠道合計長三百七十八里有餘，清洪水約可灌地二千五百四十餘頃，民豐渠不在內。各渠使用山溝水者有六：曰哈拉沁渠，長興隆渠，天益渠，積順渠，奎素村之渠，長盛渠。

使用四村退水者有二：曰長盛渠，德勝渠。

使用泉水者有二：一為野馬兔村之渠，一為甲蘭板村之渠。使用什拉烏素河之水者有五：為什不斜氣之永順渠，東板定營之公和渠，東甲浪營之三和渠，古子板村之公和渠，后甲爾且之三合渠。

使用水磨溝河之水者有二：一為水磨村畢克齊之渠，一為上下五里坡等村之渠。

使用萬家溝河之水者有一，曰古城把什渠。

使用小黑河之水者有一，曰共和渠。

使用黑河源者有一，即石人灣之公和渠。

其使用大黑河之水者凡三十六：即後朱堡至鐵帽村之渠，以及三和，永濟，永豐，義和，通順各渠，並詳後河渠調查表。

各渠中渠身最長，灌地最多者，首推後朱堡至鐵帽村之渠；長約四十餘里，用黑河之水，溉田可溉三百五十餘頃。其次如上下五里坡，上下十里坡，以至新營子，坡林堡各村之渠（即水磨溝水之小東河）。用水磨溝之渾水溉田，渠長三十餘里，年可溉田二百八十餘頃。萬家溝河之古城把什渠，用萬家溝河之水溉田，渠長十五六里，年可溉田一百九十餘頃。水磨村及畢克齊之渠（即水磨溝之畢克齊河），長五里有餘，年可溉田一百五十餘頃。又其次如姚府村，桃花板等七村之共和渠，用小黑河之水溉田，渠長七里有餘，年可溉田百頃。買岱村，黑沙兔，新莊，太平莊，四村之永豐社渠，用黑河之水溉田，渠長十六里，年可溉田一百餘頃。什不更村之雙和渠，亦用黑河之水，渠長六里有餘，年可溉田九十餘頃。三兩莊之通順渠，亦用大黑河之水溉田，渠長三十餘里，年可溉田八九十頃。討號板，添密村，五路村，三村之三和渠，亦用黑河之水，渠長二十餘里，年可溉田九十餘頃。前朱堡之通順渠，亦用大黑河之水，渠長七里有餘，年可溉田八十餘頃。茂林太村之公和渠，亦用大黑河之水，渠長六里有餘，年可溉田八十餘頃。他如溝口子村，合義渠，頭道河村之公義渠，哈拉沁之哈拉沁渠，毫沁營子之長興隆渠，鄧獨利村之萬勝渠，店爾上之通順渠，忻州營之通順渠，哈力洋之通

綏遠省歸綏縣河渠調查表

已成之渠

渠名	渠幹里數	渠容之量	渠口通河處	渠之經過地	引用河流	既田畝數	既田時期	組織方法	經費	備考
長興渠	十里餘	寬五丈四尺深	渠口在拉沁溝內	毫沁營東櫃沙梁新地等村	山溝水	十五餘頃	四月起九月止	東西長興隆人公辦	無定額	此渠在毫沁營子歷年已久自綏遠開辦以來至現時所使之水冬與春天不能限制每年經費亦不能定既田亦
哈拉沁渠	五里餘	寬六尺深三餘	哈沁北山村	經過本村	山溝水	十二餘頃	四月起九月止	經理人三名公辦	四百餘元	此渠在哈拉沁村
天益渠	一里餘	寬七尺深一	老窩西水	經過本村	山溝水	六餘頃	四月起九月止	村正副公辦	同上	此渠在毛不浪村

順渠，蘇家莊之通順渠，後甲爾且之三合渠，西廠克村之通順大渠，以及其他各渠，或用山溝水，或用黑河之水，渠身長自一二里至十四五里不等，既田自二三頃，以至五六十頃不等，此皆已成之渠，總計各渠約可灌地二千五百四十餘頃。

各渠早經備案者，一為把棚村之永濟渠，於民國十八年九月開辦，今已工竣，渠長十里餘，既田數未詳。二為義和渠，（註十二）現改為復興水利社，由公司集股興辦，農民使用洪永，每畝繳洋一角，清水繳洋七分。三為永豐社渠，即歸和惠農水利公司。其他亦多先後備案。

此外有民豐渠係本省建設廳開拓大黑河水利以工賑款興修者。渠長五十餘里，自得勝營子起，經瓦房院等村，至海津橋止，共分三大段工程，合修渠作兩項，共需經費洋六萬三千餘元，於十九年興工，二十年完成，可灌地一千五百餘頃。

他如蘇家營、黃合少、討速號、白塔耐，保爾合少，蘇家莊，潘家莊，潮忽闊，牌樓板，白廟村等村，皆有已廢之渠道，尙待興修無俟贅述。茲將各渠情況列表如左，以見一斑。

渠濟永	渠社義農	渠順合	渠社豐永	渠和三	渠勝德	渠勝長
餘里十	餘里七	餘里三	寬里六十	里餘十二	餘里二	餘里二
尺深尺寬 三 七	尺深丈寬 二 一	尺深尺寬 四 六	尺深丈寬 餘三餘一	尺深丈寬 二 一	同	尺深尺寬 二 七
東村本	同	東村本	水黑家二 河村十	水黑村買 河西岱	東村本	村村渠 退東口 水四本
同	同	經過本村	莊免新莊太平 買岱村黑沙	五添討 路蜜號 村村板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河一黑	同	水退村四
辦創初	同	頃餘十三	頃餘百一	頃餘十九	頃餘十三	頃餘十五
期定無	止九起二 月 月	同	同	止十起二 月 月	止九起四 月 月	期定無
公社公辦	人公辦 公村三	人公辦 公村五	人公辦 舉二人共八 四村每村公	六人公辦 公舉二人 三村每村	同	合村公辦
額定無	元百三	元百五	元餘千二	元千二	上同	上同
此渠在把柵村去年九月底開辦至今渠工未竣地畝灌溉及經費不能計算	此渠在後三富村	此渠在蘇木沁村			此渠在保素園圍村	此渠在部獨利村

渠義公	渠和義	渠義德	渠義合	渠和公	渠勝湧	渠順湧
同	餘里一	餘里四	餘里一	餘里二	全	餘里三
尺深尺寬 五二	尺深尺寬 餘三餘三	尺深尺寬 三三	尺深尺寬 二二	尺深尺寬 一三	尺深尺寬 二六	尺深尺寬 餘七餘五
東村本	全	南村本	東村本	水泉東村	北東村本	同
全	全	同	同	同	全	同
全	全	同	河黑	源河黑	全	全
餘頃二	全	頃餘五十	餘頃三	餘頃五	頃餘十三	頃餘六十三
止九起三 月月	止十起四 月月	止十起二 月月	止九起二 月月	止十起二 月月	全	止十起二 月月
人代 公表 辦一	合村公辦	人代 公表 辦二	同	合村公辦	全 一	人合 公村 辦六
元餘十四	元十五	全	元百一	元百二	全	元千一
此渠在頭道河村	此渠在六頓牛村	此渠在二十家子村	此渠在溝口子村	此渠在石人灣村	全	此渠在潮岱榆森村
					前	

名渠無	渠順積	渠和永	渠義公	渠義公	渠盛同	渠和義
餘里一	餘里半	餘里一	餘里二	餘里一	餘里二	餘里三
尺深尺寬 二 五	尺深尺寬 餘二 七	同	尺深尺寬 餘二 餘三	尺深尺寬 三 二	尺深尺寬 二 五	尺深尺寬 餘二 餘二
溝山北村	南東村本	北東村本	同	東村本	北村本	全
同	同	同	全	經過本村	同	全
同	水溝	同	同	河黑	同	同
同	額定無	同	餘頃十	餘頃七	餘頃八	餘頃五
期定無	止八起三月 月 月	同	止十起三月 月 月	止十起二月 月 月	止十起二月 月 月	全
全村公辦	各地各名代表 戶有經水人 經理時一	同	輸村民 值日流	人公代表 辦二	人公代表 辦六	合村公辦
同	額定無	元餘百二	元餘百一	元十五	元餘百三	元餘十三
此渠在奎素村情形同前	無雨即無水 此渠在保爾合少村有大雨即有大水	此渠在討不氣村西	此渠在討不處村	此渠在二道河村	此渠在紅忽吉討號村	此渠在水磨村

渠順通	渠順通	渠順通	渠大順通	渠盛長	名渠無	同
餘有里七	里餘十三	餘有里六	里 五	同	餘里二	同
尺深尺丈寬 五 五二	尺深尺丈寬 五 五二	四尺丈寬 尺深五二	五尺丈寬 尺深五二	尺深尺寬 二 七	尺深尺寬 一 二	尺深尺寬 二 三
同	河靠東村	北東村	河靠東村	北西村	北東村	北東村本
本 村	克村 本村及東廠	同	本 村	同	經過本村	同
同	同	同	河黑大	水溝	水泉	水泉
有十五六 餘頃	有十八九 餘頃	頃餘十五	餘有頃十六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月九三	同	同	同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公 社	各各名代 地戶有表 辦水人 理時一	合村公辦	輸本 辦村 理流
元餘千四	元餘千五	元餘千二	元餘千三	同	同	同
此渠在哈力拜村	此渠在三雨莊	此渠在忻州登村	此渠在西廠克村	無水 此渠在惱包村有大雨即有水無雨即無水	此渠在甲蘭板村	此渠在野馬兔村情形同前

渠 河 三	渠 和 公	渠 合 雙	渠 和 公	渠 順 通	渠 順 通	渠 順 通
餘有里三	餘有里五	餘有里七	餘有里六	餘有里五	餘有里七	餘有里五
尺深尺寬 三 八	尺深丈寬 三 三	尺深丈寬 三 三	尺深丈寬 三 三	尺寬丈寬 四 二	尺深丈寬 五 三	五尺丈寬 尺深五二
西 村	北 西 村	同	同	同	北 東 村	渠接前村 合朱南與 開堡與
同	同	同	同	同	本 村	堡村 本村及前朱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餘頃五十	頃餘十二	頃餘十九	頃餘十八	頃餘十六	頃餘十八	餘 頃 五 有 十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元餘百七	元餘千一	元百七千二	元 五 二 百 千	元餘千三	元餘千三	元餘千四
此渠在達賴莊	此渠在寇家營村	此渠在什不更村	此渠在茂林太村	此渠在蘇家莊	此渠在前朱保村	此渠在店爾上村

渠順永	渠勝興	渠樂安	渠勝德	渠和義	渠和共	渠順永
餘有里五	餘有里八	餘有里三	餘有里七	餘有里一	餘有里七	餘有里一
尺深丈寬 五 一	尺深尺丈寬 四 五	尺深丈寬 七 二	尺深丈寬 七 三	寸尺深尺寬 五 一 五	尺深尺丈寬 三 五	尺深丈寬 三 一
南東村	北東村	同	北東村	同	東村	南村
同	本 村	同	同	同	同	同
河素烏拉什	同	同	河黑大	河黑大	河黑小	同
頃餘十	頃餘十二	頃六五	頃餘十三	餘頃一	餘有頃百	頃餘六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元餘百六	元餘千二	元餘百一	元餘千五	元十七六	元餘千七	元餘百五
此渠在在什不斜氣村	此渠在喇嘛營村	此渠在安樂莊	此渠在西大黑河村	此渠在東大黑河村	此渠在姚府村與桃花板西庄賈家營 田家營 西地村郭家營黑卜營七村公同築壩 使水	此渠在白什戶村

渠合永	渠順祥	渠和義	渠合三	渠和公	渠和三	渠和公
餘有里六	餘有里八	餘有里六	里五四十	里九八	里餘十	里七六
尺深尺丈寬 五 二一	同	尺深尺丈寬 五 二一	尺深丈寬 五 二	五尺丈寬 尺深五一	尺深丈寬 三五一	尺深丈寬 五 一
南東村	南 村	東 村	南東村	全	南 村	東 村
同	同	同	同	同	全	同
同	同	河黑大	同	同	同	同
同	頃餘十三	頃三二十	餘頃十五	頃五四十	頃餘十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元餘百三	元餘百五	元餘百三	元餘百七	元餘百三	元餘百六	元餘百三
此渠在天豐永白廟村	此渠在劉家營村	此渠在杜莊	此渠在后甲爾且村	此渠在古子板村	此渠在東甲浪營村	此渠在東板定營村

廢渠

水 河 黑	什 城 之 溝 萬 渠 把 古 河 家	東 之 溝 水 河 小 水 磨	齊 畢 溝 之 水 河 克 之 磨
餘約村渠起後自 里四止鐵至朱本 十長帽本堡渠 六尺深五丈寬 尺五尺五丈一	里 六 五 十 尺 深 尺 丈 寬 五 五 三 一	里 餘 十 三 尺 深 尺 丈 寬 六 六 二 一	餘 里 五 溝 出 尺 深 丈 寬 五 五 一
口無地河渠河 渠並入渠渠即	什 城 即 出 溝 萬 渠 把 古 口 河 家	東 即 出 溝 水 河 小 口 水 磨	河 克 即 出 溝 水 齊 畢 口 水 磨
帽格鷄什爾後 爾氣蛋軸北朱 爾惱板黑園堡 惱汗雨河子廠 鐵施上南口	和 鎮 古 美 西 城 淤 把 地 什 中 察	紅 林 岱 溝 上 岱 岱 常 子 下 新 南 黑 坡 十 五 營 什 賴 主 里 里 子 軸 波 根 坡 坡	村 西 薰 克 水 西 倘 家 齊 磨 不 營 營 和 村 浪 出 出 順 及 等 振 振 店 舉
之 他 水 河 本 水 河 無 之 黑	河 溝 家 萬	同	河 溝 磨 水
餘 五 三 頃 十 百	餘 九 一 頃 十 百	餘 八 二 頃 十 百	頃 餘 十 五 百 一
溉 可 長 田 以 年	渾 及 月 中 使 之 鎮 古 山 九 後 和 用 清 陰 城 水 月 之 美 西 水 九 把 前 前 秋 用 淤 輪 月 什 之 水 九 地 流 前 察	之 溉 水 渾 以 時 不 期 田 爲 山 有 期 拘	田 河 小 即 混 若 溉 長 既 東 歸 水 有 田 年
同	同	同	輪 流 經 辦 各 村 正 副
同	同	同	定 等 多 社 由 費 渠 按 數 亦 少 攤 各 多 工 臨 無 不 派 村 寡 需 時
後朱堡約二十四五頃廠口爾約十四 五頃北園子約二十四五頃南什軸約 三十頃黑河上約三十四五頃鷄蛋板 約三十四五頃雨施格氣約四十頃惱 木汗約七十頃鐵帽爾約八十頃	古 城 把 什 約 五 十 頃 西 淤 地 約 六 十 頃 中 和 美 約 二 十 五 頃	上 下 五 里 坡 約 四 十 四 五 頃 上 下 十 里 坡 約 四 十 七 八 頃 溝 子 板 約 二 十 頃 主 根 岱 約 二 十 頃 常 黑 賴 約 六 十 頃 南 什 軸 約 十 四 五 頃 紅 岱 約 二 十 頃 新 營 子 約 十 四 五 頃 波 林 岱 約 四 十 頃	水 磨 村 約 五 頃 畢 克 齊 約 一 百 二 十 頃 餘 清 渾 水 皆 能 溉 田 係 長 年 之 水 和 順 店 出 堰 董 家 營 西 倘 不 浪 各 村 係 春 秋 用 畢 克 齊 之 餘 山 水 及 小 渾 山 水 如 大 山 水 即 向 小 東 河 流 去

蘇家莊渠	保爾合少渠	白塔爾渠	討速驍渠	黃合少渠	籐家營渠	渠名
五里	廿五里餘	十二里餘	五十里餘	十三里餘	十二里餘	幹渠里數
本村東	犬窩子溝	面舖窩村	大清古山路溝	滿漢山山口	大清奎山溝	渠口通河處
本村內界	千只胡洞面舖窩子等村	保爾合少	賬房古路板等村	本界村內	保爾合少惱包羅家營奎樹等村	渠之經過地
大黑河	同	同	大清山水溝	滿漢山水溝	大清山水溝	渠所之水
五十頃	一百餘頃	十八餘頃	十四餘頃	十六餘頃	十五餘頃	溉田畝數
二月八日	同	同	同	同	夏秋山水發時	溉田時期
民國八年	同	同	清光緒十四年	清光緒十八年	清光緒十四年	何年廢涸
因山發水	同	同	同	同	因上游渠致陸田無減少	廢涸之原因
						復濬之費
近年以來各村民戶遭兵旱之災生活艱難無力	同	同	同	同	近年人民凋敝無力籌修	籌備情形
						備考

渠村廟白	村等營州忻	村板樓牌	渠閘忽潮	渠莊家番
餘里七	餘里六	里七	里餘十二	里四
村塋東	等發克西 村成西廠	北村本	東村本	南村本
東塋等村	西廠克等村	同	同	同
同	河黑大	前河什拉 素	後河烏素 什拉	同
頃餘十四	頃餘十五	頃二十三	里二十六	頃四十二
同	季夏水洪	同	同	同
十年緒清 二光	年十緒清 二光	年十緒清 三光	年十二 民國	年六國民
辦費滿年因難困塞道因 困又於渠籌苦又水多 難因澄路停經村多 停經塞多辦費民淤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右表所列已成各渠，只截止民國十八年止；近三四年新開各渠，如段豐渠，等尚未計入。至於本省建設廳整飭水利，曾有十七年十一月公布之綏遠建設廳獎勵興辦水利簡章，十一月；十八年一月公布之綏遠建設廳河渠管理章程二十條，歸綏縣沿黑河各村使用春水辦法六條，（並見十八年綏遠建設季刊第一期）；十八年一月省府決議之河渠管理章程二十條；十八年十月公布之各縣各渠水利公社章程二

十八條，以資管理。惟大黑河流經歸薩托三縣，上下游用水村莊極夥，又有妥籌之規法以濟之，則無以消弭爭端；於是本省建設廳有歸薩托三縣四十四鄉引用黑河澆水章程暨管理章程之改訂。

茲錄其全文以資考察歸綏縣水利之一助。其文曰：
 一查大黑河流域，由武川縣發源，自大灘，連力圖，旗下營，槐峽經西南入歸綏縣陶卜濟，循四村水地，

轉西至東西黑河，達賴莊，茂林太，東場，白廟子，至西甲浪營，小黑河之水，亦復匯入；經渾津橋，循西南薩托兩縣境內，以入黃河，綿長在二百餘里。曩昔草萊初闢，地畝耕種無多，水有餘裕；及至清末，荒地開闢日多，渠道時有增修，在東黑河各村以上一帶地畝，有清水山洪之時流，水量甚巨，又係平口用水素無問題；東黑河以下，有小黑河，哈拉沁，蜈蚣壕，東西烏圖，各水繞流，附近各地亦無缺水之處，所以歷年以來尚無爭水糾紛之風；惟清季光緒三十三年冬，下游發現爭水風潮，經歸綏道整理水分，判定以薩縣善里九旗四村，每年自九月初一日起鐵帽爾村使水五天，初六日起善里九旗四村使水三十九天，澆畢鐵帽爾村使水八天，餘水再歸上游分水，立碑爲記，民國以還，大黑河流域，經公家清理墾務以後，水利日興，田隴加多，渠道日增，在東黑河上下各地，水尙敷用，羣皆相安；在歸綏縣西甲浪營，討爾號以下，暨薩托兩縣沿岸各村，以經過上游平口用水之後，到達下游，多不敷用，遂有爭執械鬥，築壩截水之事；十六年間，民政實業兩廳，訂定使水辦法；十七年成立水利公會；十九年河水泛濫，渠道橫流，以致形勢變遷，或受奇旱影響；素來又無澆水章程，有所遵從，每屆春秋汛內，歸綏縣朱堡爾村，打霸截水，械鬪聚訟，較前尤烈；建設民政兩廳，以大黑河情形，今非昔比，若不另訂妥善辦法，誠恐水利不能振興，而糾紛日見其甚；在西甲浪營，討爾號以上，向無

問題，自應仍依舊日習慣辦理；其有關係者，亟須召集規定，即於二十年四月間，召集有關係歸綏縣上下游暨薩托兩縣三十五鄉代表闊寬，胡沂，劉守耀，邢得民等二十一人，開會討論，以西甲浪營，討爾號以下，規定使水之支配，管理澆水之辦法，研究兩次，結果一致，按照決議，即將前設水利公會取銷，前定管理大黑河沿岸各村使水辦法五條，作爲無效，另訂引用黑河澆水章程七條，管理引用黑河澆水章程十六條，以資遵守。旋據歸綏縣第三區西北兩團九鄉永順渠公民代表丁開山等，請求准照舊案使水，當經查明，以圈地用水，按碑照記所載，均係平口用水，不得攔河築壩，本不應分給水分，因永順渠向來引入小黑河之水，流人大黑河，再於大黑河築壩，遇水轉入永順渠支渠，以資澆水，此次規定水分，未便使其向隅，即事實上亦當另行救濟，飭令歸綏縣於三十五鄉已定，熱水期間，勻給十天，以示公允，嗣後無論何鄉，均不得再事請求，庶其水利有所規循，藉達一勞永逸之計，並經呈奉省政府令飭應准照辦，分別令行歸薩托三縣，轉飭所屬沿河各鄉一體遵照辦理。茲將關於此項圖說章程，附刊於後，分發各鄉，以資遵守並爰以爲記。

歸薩托三縣四十四鄉引用黑河澆水章程；

第一條 本章程分水及用水日期由二十年四月十五日，經建設廳民政廳會同召集引用黑河三十五鄉代表會議議決，自此規定之後，均應共同遵守不得違背（

議係三十五鄉，嗣後西北圍，永順渠九鄉，呈請又覆加入四十四鄉）第二條，分水輪次暨用水日期訂定於下。

(甲)分水輪次。一，每年分春熱。秋冬四水，春水自驚蟄日起，熱水自芒種前二日起，秋水自秋分前三日起，冬水自冬至日起，至驚蟄前一日止。

(乙)用水日期。一，每年春水規定九十二天，熱水規定一百零七天，秋水規定九十五天，冬水規定七十天。一，每年春水先由歸綏縣上游起點，計討爾號村鄉七天，西甲浪營鄉三天，渾津橋鄉一天，西王莊鄉三天，趙家莊鄉三天，張家莊鄉三天，蘇家莊鄉二天，前朱堡鄉四天，阿力拜店上鄉三天，阿力拜鄉三天，三兩莊東西廠克鄉七天，

忻州營鄉一天，下游南什軸鄉五天，鷄蛋板申鄉五天，黑河鄉七天，塔布子鄉七天，兩施格氣鄉六天，惱木汗鄉九天，鐵帽鄉十三天，共計九十二天。一、每年熱水先由歸綏西北圍、永順渠、興旺莊、賈家營、田家營、西地、郭家營、姚府、西莊、大黑河、姚花板、九鄉引用十天。

查該九鄉係混閘種地，由永順渠引水，不能按各村分配日期，再此十日水期，係由歸綏上下游勻給九天，托縣乃莫板申暨口肯申勻給一天，合併聲明。

依次討爾號村鄉五天，西甲浪營鄉二天，渾津橋鄉一天，西王莊鄉二天，趙家莊鄉二天，張家莊鄉三天，蘇家莊鄉一天，前朱堡鄉五天，阿力拜店上鄉二天，

阿力拜鄉二天，三兩莊東西廠克鄉六天，忻州營鄉一天，北園子鄉一天，托縣白塔爾鄉一天，南園子鄉二天，東灣鄉一天，什力鄧鄉四天，一間房鄉二天，黑蘭圪力更鄉二天，乃莫板申鄉二天，口肯板申鄉二天，薩縣寒蓋鄉四天，安民鄉二天，里素鄉六天，召上鄉三天，善岱鄉五天，歸綏縣下游南什軸鄉二天，鷄蛋板申鄉二天，黑河鄉三天，塔布子鄉五天，兩施格氣鄉三天，惱木汗鄉四天，鐵帽鄉六天，共計一百零七天。

查熱水薩托兩縣在歸綏縣北園子鄉築壩，在應分四十天熱水期內，應少澆三日，讓北園子鄉引用，以上共計一百零七天。一、每年秋水，先由歸綏縣上游起點，計討爾號鄉三天，西甲浪營鄉一天，渾津橋鄉一天，西王莊鄉二天，趙家莊鄉二天，張家莊鄉二天，蘇家莊鄉一天，前朱堡鄉二天，阿力拜店上鄉一天，阿力拜鄉一天，三兩莊東西廠克鄉五天，忻州營鄉一天，北園子鄉三天，托縣白塔爾鄉二天，南園子鄉四天，東灣鄉三天，什力鄧鄉八天，一間房鄉四天，黑蘭圪力更鄉三天，乃莫板申鄉五天，口肯板申鄉五天，薩縣寒蓋鄉七天，安民鄉三天，里素鄉十一天，召上鄉四天，善岱鄉十天，另餘一天，以薩大托壩相距九旗地六十里之遠，舊有河之期太深，用水須將河槽灌滿方能澆地，故留此一天，為流灌河之期，共計九十五天。一、冬水為歸薩托三縣四十四鄉公用之水，由冬至起，至驚蟄前一日止，平口任水入河，但在消冰

時各鄉各用本段渠內消冰之水，以免爭執。第三條，河內應築之壩，歸縣上游；計討爾號鄉一道。西甲浪營渾津橋鄉在西甲浪營築壩一道。王莊趙家莊在西王莊築壩一道。張家莊，蘇家莊，前朱堡鄉，阿力拜店上，阿力拜鄉，東廠克，在張家莊築壩一道。三兩鎮，西廠克鄉，忻州營鄉，在三兩鎮築壩一道。歸綏縣下游：南什軸鄉，鷄蛋板申鄉，黑河鄉，塔布子鄉，兩施格氣鄉，櫛木汗鄉，鐵帽爾鄉，每鄉築壩一道。薩托兩縣十三鄉仍在北園子鄉築壩一道。自此規定之後，不得隨意築壩，如有不遵，即行送交該管縣政府從嚴懲辦。第四條；各鄉應築之壩，用水時必須事先半個月築竣。第五條監察員按照章程所定，每段每次澆完後，應會同接水監察員放壩接水。第六條、監察員澆水時期，應常川在渠，按照澆水章程監察。第七條、每次放壩接水，應由雙方監察員督飭將壩底柴木取淨，以免淤澄，如有違背，應由接水者負責賠償。第八條、歸薩托三縣四十四鄉，引用黑河，應由原有渠道澆用，不得再開新渠，第九條、各鄉澆水，應受監察員之指導，如有違背械鬪情事，即以破壞水利論，應由該管縣政府傳拘，送交地方法院，按以刑事犯嚴行懲辦。第十條、每年推舉監察員，應由各縣政府，呈請建設廳民政廳備案。

第十一條、監察員不能監察時，得另推舉之。第十二條、監察員任期一年，但得連舉聯任。第十三條、監察

員日需旅費，應由本段內各鄉公攤，但每日至多不得過五角，以免糜費。第十四條、監察員在渠辦事，如有徇隱受賄，暨不按澆水章程辦理，得嚴懲之。第十五條、原有水利公會取銷。第十六條本章程自公佈日施行。管理歸薩托三縣四十四鄉引用黑河水水章：第一條、本章程依照歸薩托三縣四十四鄉引用黑河澆水章程，為管理之規定，鄉民均須遵守。第二條、管理之法，應由四十四鄉，每鄉推舉管理員一員，管理本鄉境內澆水事宜。第三條、澆水分為五段，第一段為歸綏縣西北兩團九鄉，第二段由歸綏縣上游討爾號鄉起至北園子鄉，第三段由托縣白塔爾起至口肯板申鄉，第四段由薩縣寒蓋鄉起至善岱鄉，第五段由歸綏縣下游南什軸鄉起至鐵帽鄉，第四條、第一段九鄉，管理員九人中，推選監察員二人，監察該段應分熱水十天時期澆水。第二段十五鄉，管理員十五人中，推舉監察員二人，監察該段應分春水四十天，熱水三十天，秋水二十五天，時期澆水。第三段八鄉，管理員八人中，推舉監察員二人，監察該段應分熱水十六天，秋水三十四天，時期澆水。第四段五鄉，管理員五人中，推舉監察員一人，監察該段應分熱水二十天，秋水三十六天時期澆水。第五段管理員七人中，推舉監察員二人，監察該段應分春水五十二天，熱水二十五天，時期澆水。春水應築之壩，必須於上年地土將凍之時築成，其築成之壩，應另修退水渠，以資宣洩。第五條，各鄉澆用春熱秋三水，如第一壩按照規定

日期澆完，即由第二壩接用，所有第一壩灌域境內各支渠，即須堵閉。第三壩接水，按照第二壩辦法，依次類推。第六條、如遇夏令山洪暴發時，所有黑河上下游，歸綏縣各鄉之壩暨北園子鄉之壩，均應及時拆毀，使水 downstream 入黃河，以免潰決淹沒之虞。第七條，本章程自公布日實行。」

註十三：案義和渠有四：一在六碼牛村，一在水磨村，一在東大黑河村，一在杜莊，此所云義和渠，未詳何處。

農業：

1. 土壤：大青山以南，多係砂土。黑河附近，皆為黑色壤土。鐵道以南，黑河以北，則粘土成分居多。

2. 耕地面積：全縣面積一十四萬三千九百餘頃，山地約佔十分之三，河溝砂峽鹹等地約十分之二，除此以外，可耕地當在七八萬頃左右。而未墾荒地，又約佔十分之三。據調查所得，現在原墾田地，水地為九百五十頃，旱地一萬六千頃，共為一萬六千九百五十頃。又據財政周刊所載，升科糧地為一萬四千六百頃。而實在下種田地，僅達一萬三千餘頃。是耕地面積佔有全縣面積十分之一尚形不足也。

3. 農民數及其種類：全縣人口除歸綏市外，為十九萬七千八百人，農民以十分之七計，約為十三萬八千四百餘人，（包男婦老幼在內）自耕農約佔百分之七十，半自耕農，約佔百分之十，佃農約佔百分之五，僱農

約佔百分之十五。

4. 播種及收穫：農民每值春初，土壤鬆解後，即開始耕耙一次，以備下種。播種時麥子在清明前後。高粱、穀子在穀雨前後，糜黍在小滿前後。當禾苗抽長二三寸時，即行耘田，以後又有耘一二次者不等，至灌溉，施肥等事，僅水田行之，旱地甚少。間亦有之。收穫期麥子在小暑以後，高粱穀子糜黍均在白露後。產量麥子平均二斗，高粱平均三斗，穀子平均四斗，糜黍平均在五斗。

5. 肥料及人工：就本地情形言，肥料大別為二。一為大糞，多用於菜園中，一為牛馬羊等糞，多施之於禾田中，至於人造肥料，刻尚未見施用。普通水田一人一牛或馬可耕作二十畝，園地一人可耕作一二畝，旱地一人一牛或馬能耕作七八十畝。工資於平時每人每日可得一角左右，農忙時每人每日能賺三角五角不等。

6. 租佃制度：租佃制度，有分糧及出租二種：分糧者，佃農與地主按成分糧，其辦法普通地主六成，佃農四成，亦有地主七成，佃農三成，或地主與佃農平分者不等，要視土地之肥瘠而定。至佃戶向地主出資租田者普通定有合同，租價多寡與期限長短，均以雙方臨時約定。邀請村民為之立契為証，租金有分春秋繳納，亦有秋收後始行繳納者。土地每畝六七元，至十餘元不等，中地及下地每頃五六十元至百餘元不等。

7. 農民生活：鄉村農民，生活異常簡單。布衣粟膳，稱

爲上品，如遇荒年匪患，衣服藍縷，終年不換。食僅蔬菜，以充飢餓。所住房屋，多爲茅屋土窖，僅蔽風雨何言衛生。

8. 田地價值：本縣土地尙稱肥沃。土地每畝價洋十數元，至二三十元不等，普通五六元，在大黑河附近，土地膏腴，且能導水灌地，收穫量大增，故其價有至二百多元者，普通亦十餘元。

9. 畜牧事業：歸綏地處大青山之南，氣候尙稱溫和，較比平稍冷，到處水草豐茂，在昔亦爲天然牧場；今除農耕地外，如大青山北，及黑河南北，皆有良好之畜牧場，若建設當局，能從事提倡，劃區試驗，改良一切，則畜牧事業，當不難蒸蒸日上，至於畜牧中之牲畜，以牛馬羊駝爲主要。其他驢騾等次之。

工商業：

1. 工商業概況：本縣工商各業，皆在省市，工業皆係手工業，以裁絨毯毛巾布爲最著。但出品無多。商業以銀號錢莊，皮毛牲畜，洋廣雜貨，米麪行，土藥店爲最發達。西莊通詞二業，則因蒙古貿易停頓，西路商路亦梗塞，日益不振（註十五）。全市工商各業二千一百四十三家，計分六十八業，有三千公會，一工會，其各公會名稱：曰錢業公會，當業公會，皮毛牲畜同業公會，平津公會，醇厚綢布雜貨公會，毡行公會，威鎮租皮公會，生皮公會，細皮公會，成衣職業公會，估衣公會，蒙鞋公會，染房公會，糧業公會，油酒

米業公會，鈔業工會，綏豐公社（凡新城各業商戶均加入此社），飯館公會（回教之一部），酒飯公會，茶點公會，茶莊公會，茶葉公會，客貨公會，雜營公會，蕭鐵公會，外蒙公會，新強公會，銀物公會，土藥客店同業公會，藥行公會。茲將各業概況分叙於左：
（銀號錢莊業）：本業共九十八家，內銀號錢莊二十八家，錢攤七十家。其最著者，如小東街之泰和昌，資本三萬元，公積金二萬八千元；聚義恒，資本一萬八千元，公積金九千一百五十元；大南街頭道巷之裕盛厚，資本五萬元；晉義祥，資本一萬二千五百兩，公積金三千五百四十兩；豐盛隆，資本二萬元。大南街二道巷之雙興厚，資本一萬五千七百兩，公積金二萬二千四百元；法中庸，資本三萬兩。三賢廟巷之義泰祥，資本二萬七千八百元，公積金二萬零六百元；乾元通，資本二萬元。棋盤街之日升元，資本四萬元；晉升恆，資本二萬元。大南街之天亨永，資本一萬五千元，公積金二萬三千元；大德通，資本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元；大同銀號，資本一萬五千元；滙通銀號，總號在太谷；和記總號在太原；二家資本額未詳。東鞋襪巷之義豐祥，資本一萬三千五百兩，公積金二千兩。其資本額最少者，如棋盤街之通記銀號，資本五千元。大南街之同義銀號，資本五千元；溥晉銀號，資本二千元，小東街之天達德，資本五百元。大北街之久誠亨，資本三百元。他如大南街頭道巷之和成錢莊分號，永利銀號（總號在張家口），晉裕銀號分號；小東街之晉興錢莊（總號在太原）

，懋和元分莊，其資本額均未詳。以上銀號錢莊各家，其營業狀況均未詳。至錢攤業，多係個人營業，其資本額最多者一百元，最少者十元，普通五十元。其營業數最多八百元，最少五十元，普通一百元。全業資本總額，均計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六十元。(註十六)全業全年營業總額，以資本額五倍之，約計當在二百九十七萬七千元以上。其團體曰錢業公會，會址在晉義祥內，職員七人，會員總數三百零四人。

〔貨金業〕：本業現共八家，皆係當舖，在新城者一家，散佈於舊城內外小北街，通順街，南紫火市，牛橋街，五十家街，東順城街，美人橋街者七家。資本最多者一萬八千元，最少者八千元。全業資本約計九萬一千餘元。營業數最多者五萬五千元，最少者一萬九千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二十九萬二千餘元。其團體曰當業公會，會址在小北街義元當內，職員七人，會員一百二十人。

〔牲畜皮毛業〕：本業共十九家，以代客售賣牲畜皮毛抽收佣金為主要業務。兼以自行買賣牲畜皮毛為業者，以通順北店，復義隆，集生祥，廣恆久，德豐祥，萬恆新等為最著。散佈於太平街，東沙梁，民政廟前，西沙梁，北沙梁，禮拜寺巷，西順城街各處。其資本最多者一萬元，最少者六十元，全業資本總額，約計三萬九千八百餘元。營業數最多者，七萬五千餘元，最少者二千五百餘元，全業營業總額，約計六十萬元有餘，均就二十一年前季言。合之後季估計數，亦在八十萬元以上。各家中全年得佛最多者，一萬五千六百餘元。本業團體曰皮毛牲畜同業公會，

即興隆社，會址在北沙梁義順祥內。職員七人，會員二百八十六人。

〔綢緞業〕：本業兼營洋貨布疋，在省市舊城內，共十九家。其最著者，如大南街之忠義恆，資本額二萬七千元；聚生泰，資本八千兩；聚興厚，資本九千三百元；北門內之萬義祥，資本八千元；祥元通，資本四千元；小東街之崇盛林，資本六千兩。其資本額最少者，如大南街之增興源，資本二百元；協同慶，萬盛合，資本均三百元；興隆巷之合盛榮，資本六百元。普通如小東街之德泰昌，頭道巷之日新祥，資本額均為一千元；大南街之德銘號，資本二千元；天順泰，資本三千元。全業資本總額，約計八萬五千元。其營業最多者，如德銘號，在二十一年全年營業，為十萬餘元，二十一年約六萬九千餘元。忠義恆，二十年全年營業，八萬七千餘元；二十一年，約三萬餘元。日新祥，二十年全年營業，四十五萬九千餘元；二十一年十萬餘元。德泰昌，二十年全年營業，九萬餘元；二十一年，二十六萬餘元；係兼土藥綢緞二業。增興源，二十年全年營業數，六萬餘元；二十一年四萬餘元。大南街之元復永，二十年全年營業數，六萬九千餘元；二十一年，五萬八千餘元。北門內之元復永，二十年全年營業數，五萬二千餘元；二十一年，五十一萬九千餘元；資本無限，總號均在豐鎮。大十字街之恒聚興，二十年全年營業數，六萬八千餘元；二十一年，五萬七千餘元。本業各家二十年營業總數，一百四十萬餘元。二十一年前季營業總數，六十七萬七千六百餘元。後季營業估計總數，為九十四萬餘元。本

業有加入醇厚綢布雜貨公會者，如祥源通，聚生泰，聚興厚，萬義祥，日新蔚，天順泰，裕和成，合成榮各家。醇厚公會，會址在北門內祥源通內。職員七人，會員二百六十四人。有加入平津公會者，如增興源，德銘號，元復永，協同慶，萬盛合，恆聚興，增盛魁各家。平津公會會址，在大南街增興原內會員四十五人，職員七人。

〔洋廣雜貨業〕：本業共一百三十家，內有布攤三十餘家，多散佈於舊城內外，新城及車站亦有之。其最著者，如裕合興、天元恆、三元成、德泰鈺、萬新泰、義成源、興盛成、雲茂盛、玉祥泰、全興德、興盛號、慶祥誠、均在大南街。其資本額最多者，一萬一千二百元，最少者，三百元。言記號、同豐義、復蘭齋、德順恆，均在大什字北。資本額最多二千元，最少五百元。積義新、義泰德、文升泰、均在大西街。其資本額最多二千元，最少一百五十元。永順昌、元升泰，均在小東街。其資本額最多六千三百元，最少三百元。義盛興、義成生，正興史、增盛源，協力成、恆玉祥、德全興，均在北門口。其資本額最多二千七百元，最少二百元。聚和昌，雙盛公，俱在西五十家街。其資本額最多五千五百元，最少一千二百五十兩。德餘泉、崇厚泉、德興厚、協成泉、崇興藥局、天德泉，均在大召前。其資本額最多四千二百元，最少三百元。順德興、集義泉，均在通順街。其資本額最多三千餘元，最少一千四百元。玉豐泰、福和堂、德裕興、福如泉，均在大召東夾道。其資本額最多一千五百元，最少二百元。裕慶厚、在南柴火市，資本七百元。裕和隆，福慶祥，福泰祥，錦泰

昌，福泉昌，瑞源恆，均在牛橋街。其資本額最多二千一百元，最少一百元。其他散於各街者，其資本由數十元，以至三四百元不等。全業各家資本總額，九萬七千餘元。全年營業數，以德餘泉為最多，就二十一年前季言，其營業數為一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七元，全年倍之。德泰鈺，全年營業數十萬餘元。他如天元恆，裕合興，言記號，復蘭齋，義成源，永順昌，德興厚，義泰永，福和堂，增盛源各家，其全年營業最多者，約計八萬餘元，最少者一萬一千餘元。全業各家二十一年前季，營業總額六十七萬二千四百餘元，全年倍之。本業有加入平津公會者，如義成厚，三義誠，三聚成三家。餘多加入醇厚綢布雜貨公會。計加入此會者，有南北正興史，言記號，增盛源，裕合興，天元恆，德餘泉，玉豐泰，福泰祥，玉盛祥，德盛祥，蔚德成，和盛誠，德順恆，三元成，義盛興，順德軒，德裕興，恆泉湧，義泰德，義泰永，玉慶厚，雲茂盛，裕和隆，義成生，福泉昌，永順昌，義德慶，德全興，廣興和，積義新，福和堂，聚興恆，和盛誠，德義祥，永生泉，三十六家。

〔棉織品業〕：本業純以售賣國產土布花布洋布斜紋布線毯等為業，均散佈於舊城各街。共計八十二家（內設號者四十三家擺布攤者三十九家），以大南街之聚恆昌，晉義亭，西北上讀實習廠（資本五千五百元）；小召前半道街之四合榮，德恆永，福盛厚；西五十家街之德和泰，萬興長，大召前之集盛泉，萬順泰，天泰新；通順街之義泰泉，石頭巷之源興長；皂料街之聚興順，公義店街之義盛昌；

小什字街之廣順西，爲最著。全業資本最多者銀八千兩，（如聚恆昌）其資本最少者十元，（係小布攤）普通以三千元或四五百元及一二百元者居多。營業數最多者如義盛昌，六萬五千六百餘元。聚恒昌（四萬四千八百餘元）。四合榮（三萬餘元）聚興順（四萬一千餘元）。晉義亨，廣順西等次之。最少者二三百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四十八萬餘元。本業有加入平津公會者，如義盛昌。有加入醇厚公會者，如義和泰，德恆永，福盛厚，萬興昌，萬順泉，四合榮，天泰新，集盛泉，義泰泉，各家。

〔毛織品業〕：本業在省市者，共十九家，散佈於舊城大南街，大西街，小東街，小北街，東西順城街，北門內各地，均係自製自售之手工業。其出品爲毛毯，毛衣，及毛毡，大義恆，永順祥（包頭分此），義和長，福和長，永義茂，織毛布者六家：曰趙記，曰福綏，曰永義堂兼織毛衣，曰永生毛織工廠，曰明三實業工廠，曰閻記毛織工廠。織毛衣者二家：曰大通毛織工廠，曰天元成。製毛毡者五家：曰福聚成，天和公，晉豐湧，天和慶，德盛茂。其資本額最多者，一千二百五十元，如德盛茂。其次八百五十元，如天元成。其次如福綏，五百八十五元。天和公，五百五十元。天和慶，大通毛織工廠，皆五百元。永順祥，三百元。其他一百元或九十元者居多。其最少者，資本爲十三兩。全業各家資本總額爲五千三百五十五元。其營業數最多者，如大有恆，在二十年全年爲一萬二千九百餘元。二十一年前季，爲八千四百三十二元。其他田一千餘元，

至三千二百餘元者共七家。二三百元及五六百元者四五家。其最少者，營業數八十五元。全業各家二十一年前季營業總額爲二萬九千一百一十元；合之後季估計數則其總數爲五萬三千八百餘元。本業有加入毡行公會者，爲天和公，天和慶，晉豐湧，福聚成，德盛茂各家。會址在德盛茂，會員十四人。

〔線帶業〕：本業共二十一家，均散處於舊城各街。如大召前之增生昌，通順街之義盛長，資本均八百元。資本最少者一百元，普通二百元。各家資本總額合計爲五千三百六十元。全年營業最多者，如義興成，全年營業數爲六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元；三興成，全年營業數爲六萬九千六百元；增生長，全年營業數爲一萬餘元。其最少者，二千一百餘元（如山成玉）。全業各家營業總額，爲二十一萬餘元。

〔皮貨業〕：本業共七十五家。有以製售粗細皮衣爲業者，有以收售各色生皮爲業者，有以製售熟黑皮爲業者，均散處於舊城內外各街。計有細皮房七八家，皆製售羔皮狐裘之類。粗皮房十八九家，皆以製售老羊皮猢猻爲業；生皮行二十多家，多住在太管巷寧武巷；黑皮房二十五家，多住在興龍巷，四眼井巷；又有革製者二家，係製售法藍皮等貨品。其最著者，如大南街之三勝玉，北門內之德昌興，大西街之萬泰興，龍門店巷之福源姓，一人巷之復和元，小北街之恒益厚，東菊家灘之公義泰（以上皆細皮房）；小東街玉慶厚，恒聚祥，春泉泰，慶源和，大西街龍門店巷之永德昌，小西街之福勝興，呂祖廟街之和盛長，西

記，西得勝街之蘇皮房，圪料街之德和永，石頭巷之義盛興，四眼井巷之雙復永，永和成，福德魁（以上皆粗皮房）；又大南街之德泰和，寧武巷之萬和隆，同盛公，日升昌，茂盛隆，小西街之福生永，小北街之久勝亨，三官廟街之瑞德祥，太管巷之德和隆，和合興，萬盛茂，茂盛生，和義堂（以上均生皮行）；水渠巷之三義堂，興龍巷之四和順，崇義成，嶽記號，守聚合（以上均黑皮房餘多在四眼井巷）；又圪料街之慎記皮房，四眼井巷之雙德湧（以上二家製革）；各家營業數雖多寡不同，要亦均皆發展。全業各家資本最多者，如三勝玉資本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九元，最少者，三十元，全業資本總額，合計五萬五千九百餘元。營業數最多者，三萬四千八百餘元，最少者三百餘元，普通三五千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四十四萬四千餘元。本業凡粗皮房，多加入威鎮粗皮公會。（會址在玉慶厚）生皮房多加入生皮公會（會址在寧武巷日升昌內）細皮房則有細皮衣業同業公會（會址在德昌興內）。粗皮公會會員五十八人，生皮公會會員四十七人，細皮公會會員五十人。會內職員均七人。

〔成衣業〕：本業現共八十一家，在新城南北街者六家，在車站寒北關街，中山里者四家，散佈于舊城內外各街者七十一家。資本額最多者四百元，最少者十元，普通以二百元及五六百元者居多。全業資本總額，合計五千七百餘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一萬一千餘元，最少者百十餘元，普通四五百者居多。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七萬五千餘元。本業團體有成衣職業工會，會員數未詳。

〔估衣業〕本業共十七家，均散佈於舊城大召前及通順街一帶。其最著者，為福和泰，億誠泰，福順泰，天盛泰，崇義泰，天興號，協聚成數家。其資本額最多者，一千六百元，最少者三五十元，普通三五百元。全業各家資本總額，為六千五百餘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一萬四千餘元，最少者，百十元。全業各家全年營業總額，約計六萬一千七百餘元。其團體曰估衣公會，會址在大召前億誠泰會員七十二人，職員七人。

〔鞋襪帽業〕：本業共四十二家，皆在舊城內外。其最著者，如德華興，美華號，大德成，永升齋，吉興齋，老三順齋，並在大南街，源茂成，在大什字街。餘均散處于北門內及大西街，東西鞋襪巷，大召東夾道，小召半道街，圪料街各處。其在東西鞋襪巷各家，多售農民服用之毡帽皮帽及毛鞋，並毛單毛口袋等物。各家資本最多者，一千五百元（如老三順）；最少者三十元，普通二三百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就二十一年前季言，如源茂成，則為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二元；合之後計估計數，約為八萬三千餘元。德華興，亦約八萬三千餘元。美華號，約為五萬一千餘元。永升齋三萬八千餘元。吉升齋三萬五千餘元。大成德，二萬九千餘元。老三順，二萬三千餘元。其營業數最少者一千餘元，普通三五千元。全業資本合計一萬六千三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數，就二十一年前季言，為一十九萬七千四百餘元，合之後季估計數，二十五萬一千六百餘元，約為四十四萬九千餘元。

〔軍衣服裝業〕：本業共二家；一名大同源，資本五千元

，二十年全年營業數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六元，二十一年前
季營業數九千五百四十三元，後季估計數三千元。一名同
聚厚，資本一百五十元，二十年全年營業數一萬餘元，二
十一年前季營業數四千六百五十一元。後季估計數三千元
。二家均在大南街。全業資五千一百五十元。全業全年營
業數，就二十一年言，約計二萬餘元。

〔上鞋業〕：本業亦係苦力爲生之手工業。全業共十四家
，散處于舊城南柴火市，大召西夾道，九龍灣，膩且街，
太平街，禮拜寺巷各處。其資本最多者，五十元，最少者
一十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一千餘元，最少者四五元
。全業資本合計三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數，約計三千八
百餘元。

〔蒙靴業〕：本業共三家，均在舊城太平街，曰天龍魁，
大盛湧，三和義，係製造蒙靴之營業。其資本額一爲一千
一百元，一爲一千元，最少一百元。全年營業最多者二千
八百餘元，最少一千二百餘元，合計約六千餘元。本業團
體曰蒙靴公會，會址在太平街大盛湧，會員二十六人，職
員七人。

〔洗染業〕：本業現共二十三家，在新城者二家。以大召
前之大德新，梁山街之昌盛湧，小東街之永吉昌爲最著。
其資本最多者，一千一百元，最少者十元，全業資本合計
四千七百餘元。其營業數最多者，四千八百餘元〔如丁茶
館之德源永〕，最少者三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數，約
計三萬餘元。本業團體有染業公會，會址在通順街復益興
。會員二十六人，職員七人。

〔顏料業〕：本業二家在舊城圪料街曰德和厚。資本一千
四百元，全年營業額約七千上下〔本市售顏料者不止此一
家〕。〔雜貨業〕：本業與洋廣雜貨業不同之點，即洋廣
雜貨業，以洋貨及布疋爲主體；間有兼營糖茶糖菓紙張者
，爲數甚少。雜貨業則以布疋糖茶糖菓紙張等爲主體，而
洋貨甚少，全業共一百四十九家，在舊城內外者，一百零
九家，在新城者三十一家，在車站者九家。其一資本額最
多者五百元，四百元者一家，三百元者四家，最少者二十
元，普通以五十元八十元一二百元者居多。全業各家資本
總額，爲一萬零六百餘元。各家營業數最多者，六千二百
餘元，最少者百餘元，普通七八百元。全業各家以二十一
年前季營業總額，六萬八千二百餘元。合之後季估計數，
爲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元。

〔糧食業（即糧店行）〕：本業共十一家，均在舊城內。
如西五十家街之大德長，資本一萬八千元；南柴火市
之天榮店，資本一萬六千六百餘元；裕源公，資本一萬二
千元；聚豐恒，資本一萬元；通順街之天元公，資本一萬
元；上棚子街之萬盛店，資本一萬三千元，德興店，資本
九千元；小召前半道街之德豐店，資本八千兩；義豐恒，
資本五千元；西盛店，資本三千六百元；東五十家之興和
德，資本一千五百元；全業資本總額約計十一萬元。各家
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一萬餘元；最少者，四千餘元；各家
全年營業總數，約計九萬八千六百餘元。本業團體曰糧業
公會，會址在小召前西盛店。會員三百零五人，職員七人。
〔米面油酒業〕：本業有專售米麵者，有專售油或酒者

，有兼營米麪油酒業者。全業一百五十二家，在舊城內外者一百三十四家，在新城者十八家。其資本最多者，在舊城如義生泉（在文廟街紙房），資本一萬六千吊，永恆久（米麵舖在西五十家街），資本一萬元；其次福聚昌（在南柴火市），資本八千元；積聚豐，（在新城南街），德興昌（在舊城外南順城街），資本各六千元，義豐久（在新城南街），資本五千元；其他資本四千二百元以上者四家，三千元以上者八家，二千元以上者六家，一千元以上者十九家，八百元者三家，七百元者二家，六百元者一家，五百元者九家，四百元者二家，三百元者十七家，二百元以上者十九家，一百以上者十八家，一百元以下者三十八家，最少者資本三十五家。其營業數最多者，五萬三千六百餘元，祇一家；自一萬四千三百元以上至三萬三千五百餘元者二十一，最少者二百餘家，普通均二三千元上下。全業資本合計一十五萬四千二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數約計一十二萬五千餘元。本業有加入油酒米業同業公會者，即青龍社。會址在小西街元聚厚，會員一百一十六人，職員七人。現在會者三十家，如義生泉，永恆久，福聚昌等。有加入麵業公會者，即福虎社。如天泉龍，廣順泉，義和生，慶和祥，德慶榮等，現在會者有四十八家，會址在民市街慶龍湧。會員一百零八人，職員七人。其在新城者，則加入綏豐公社。（各業在新城者計一百四十四家，其團體統名曰綏豐公社。）

〔飯館業〕：本業現共四十家。在新城者二家，在車站者三家，散佈於舊城者三十五家。以綏遠飯店，聚仙樓，南北古豐軒，榮生元，聚豐軒，德豐軒等為最著。綏遠飯店，為新近開設者，建築宏麗，設置完美，為全市飯店冠，資本額未詳。南北古豐軒榮生元等，開設年限最久。全業除綏遠飯店外，其資本最多者二千元，最少者五十元，全業資本合計一萬二千八百五十元。其營業數最多者，二萬一千餘元，綏遠飯店不在內，最少者二三百元。全業全年營業總數，約計一十七萬七千餘元。

〔茶點業〕本業與飯館業不同之點，即係每日午前，只賣稍梅茶點，不賣酒菜及其他飯食。全業現共四十三家，在新城者二家，餘皆散佈於舊城內外各街。如小東街之雙德源，大南街之上三源，仲三元，隆三元，中和源，西五十家之德豐元，北門外之興和元，降興元，慶三元，興隆元，牛橋街之慶升元，南柴火市之四成齋等，即是。全業資本最多三千元，最少二十元。營業數最多者一萬二千九百餘元，（如榮生元）。最少者一百餘元。全業資本合計二萬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數，約計一十八萬四千八百餘元。本業與飯館業，其公會有三：曰回教飯點公會，會址在北門外興和源，會員數未詳。加入此會者，為興和源，南北古豐軒，聚豐軒，上三元，中三元，慶三元，德和香，天義源，慶崇之，福利元，慶義源，興隆元，隆興元，慶昇元，德豐軒，天慶園，天心元十八家。曰酒飯公會，即聚仙社。會址在大南街榮生元會員四十人，職員七人加入此會者，為榮生元，會豐軒，福義元，聚仙樓，華寶樓，同和館，東盛樓，義德誠各家。曰茶點公會，即仙翁社。在小召前榮福元，會員九十四人，職員七人。加

入此會者，爲榮福元，榮升元，義中元，永義元，隆三元，現，德豐源，雙德源，四盛齋，義順齋，各家。

〔醬園業〕：本業以出售醬醋油鹽糖酒乾菜等雜貨爲業。

共三十四家，在新城者六家，在舊城者二十八家。以大南街大西街北門外之廣合益爲最著。各家資本最多者四千元，最少者二十元，全業資本合計二萬一千五百餘元。各家營業數最多者一萬六千餘元，最少者三百餘元，普通四五千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一十五萬二千四百餘元。

〔青菜業〕：本業以傳賣各種應時鮮菜暨油鹽糖酒醬醋等雜貨爲業。現共二十五家，在車站者四家。酒在新舊城者二十一家。如舊城大西街之德義公，吳記，大十字之四盛泉，忠興號等即是。其資本最多者四百元，（如忠興號），最少者二十元。營業數最多者，二萬四千五百餘元，（如忠興號），最少者一百五十元，普通七八百元。全業資本合計二千五百元。全業全年營業總數五萬五千餘元。

〔餅饅業〕：本業現共四十九家，舊城三十七家，新城十家，車站二家，皆係小木營生。其資本最大者三百元，只一家。最少者十元，普通三十元或五十元。全業資本合計二千餘元。其營業數最多者，如小北街之廣順泉，全年營業約計一萬三千餘元（二十年分一萬八千五百一十九元原有資本五十元）。大召前路西之福旺全，全年營業約計二千二百餘元。其營業數最少者一百餘元，普通三五百元。全業全年營業總數，約計三萬六千八百餘元。

〔造糖粉業〕：本業共二十七家。糖房四家均在舊城。粉房二十三家，新城十七家，舊城六家。資本最多者五百元

，最少者五十元，普通一百元。以成記號爲最著，係製糖業（在大召東會內）。其全年營業數，約一萬二千三百餘元。其營業數最少者四百元，普通一千元上下。全業各家營業總數，約計四萬一千餘元。

〔屠宰業〕：業共七十家，在舊城內外者六十家，在新城者六家，在車站者四家。其資本額最多者，三百元，最少者二十三元，普通五六元。全業各家資本總額，約計三千餘元。其全年營業最多者，八千餘元，最少者，一百餘元，全業各家全年營業總數，約計八萬一千餘元。

〔茶業〕：本業共十七家，均散佈於舊城。其資本額最多者，爲德和香，在北門內，資本四千元；大德昌，瑞興茶莊，俱在大南街頭道巷，資本額皆二千元；德馨玉，在大南街，資本一千元。又如大南街之大德誠；及頭道巷之元盛川，長盛川，大湧鈺分號，天順長分號，天恒川分號，興隆茂分號（一家總號均在祁縣），義興茶莊（總號在張家口）；各家資本額均不詳。其資本額最少者，曰啟元號，在北門內，資本八百元；天成厚，在北門內，資本五百元；大昌源，裕昌隆，皆在北門外，資本皆五百元；又福昌公，在大南街，舖底五百元。其營業最多者，就二十一年前季言，興隆茂營業數，三萬三千六百餘元；德和香，三萬餘元；啟元號，二萬三千一百餘元；長盛川，大湧鈺，均二萬餘元；大德成，瑞興茶莊，均爲一萬一千餘元；全年營業數倍之。各家二十一年前季營業總數，一十八萬三千七百餘元，全年倍之，本業公會有二：曰茶莊公會，加入此會者，爲天順長，（大南街頭道巷）元盛川，興隆茂

，長盛川，天恒川，大德昌，義興茶莊，瑞興茶莊，大湧
 莊各家。會員十七人，職員七人，曰茶葉公會，加入此會
 者，為德馨玉，福昌公，天成厚，啟元號，大昌源，裕昌
 隆各家。會員二十五人，職員七人。

〔客貨店業〕：本業共十六家，以運貨售貨發貨為營業，
 如西五十家之同義德，同合義，滙泉店、義聚店、大南街
 之三義榮、同合興、三元興、德中恒、石頭巷之致遠祥、
 裕順長，合記；通順街之天義和；大召前之德姓厚、福興
 店；大御使巷之信興店，牛橋街二公館巷之萬慶豐（客馬
 店）等均是。其資本最多者，銀二千兩，最少者三百元。
 營業數最多者，銀三千六百八十兩，最少洋數十元。全業
 資本約計九千元。全業全年營業總數，約計三萬七千餘元
 。本業團體，有客貨店同業公會。加入此會者，為同義德
 ，致遠祥，萬慶豐，同合義，德姓厚，滙泉店，合記，同
 合興，三元興，義泉店，三義永各家。會員九十一人，職
 員七人。

〔蛋黃白業〕：本業有鴻記蛋廠一家，資本六千元。全年
 營業數未詳。

〔煤炭草料業〕：本業現共四十家，在新城南北街者三家
 ，又在車站者一家。曰乾元中，均以運售煤炭為業，在舊
 城內外者三十六家，以收售草料營業者三家，曰福裕全，
 集義成，通順西，一在新城道七十號，一在馬路街四號，
 一在北沙梁四十號；以運售煤者三十三家。以小西街之遠
 遠公，橋頭街之萬億店，公義店街之公義煤棧，南順成街
 之遇成公為較著。全業各家資本最多者二千元（如乾元中）。

最少者二三十元，全業資本合計八千一百四十元。其營業
 數最多者約計三萬四千餘元，最少者三四百元。全業全年
 營業總額為一十五萬六千六百餘元（就二十一年前季言為
 七萬八千三百餘元。冬季煤炭消耗最多。後季營業估計數
 應二倍之，則全年營業總額當在二十三萬元以上）。本業
 有煤炭公會。加入此會者，為遠遠公，遇成公，萬億店、
 公義棧、廣記、乾元中、興隆煤莊各家。會員數未詳。

〔火柴業〕：本業一家曰蔚豐恒，在大南街。資本五百元
 ，全年營業約計三萬四千餘元。

〔雜營業〕：本業共二十一家，均散佈於舊城內外吃料街
 、石頭巷、大召前、舍力圖召前、牛橋街、羊岡子街各處
 。其與雜貨業不同之點，即雜貨業不論食品服用用品及其
 他貨品，均係新產物。雜營業則係利用廢物，收買破舊之
 一切器物及服用用品，加以修理改造而出售之，其性質與雜
 貨業大異。本業最著者如吃料街之元新泉，資本六千吊，
 其資本最少者二十元；全業資本約計九千二百餘元。其全
 年營業數最多者，如石頭巷之西廣德成，太平街之義盛榮
 ，約計均三千一百餘元；其營業數最少者，一百四五十元
 ；全年營業總數，約計八千四百餘元，本業有雜營公會
 。加入此會者，為西廣德成，元新泉，義新魁，福合長，
 義興厚，玉盛長，東廣德成，義盛榮，永義和各家。會員
 二十五人，職員七人。

〔本店石廠業〕：本業共十四家。係兼營手工業之商業。
 在舊城文廟街小召前者六家，皆木店；在石頭巷者二家，
 五皆石廠；在新城四街者五家，在車站者家，亦皆為木店
 資本最多者，七千二百元，最少五十元。全業資本總額，

二萬二千九百五十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一萬五千六百餘元，最少者二百餘元，普通二千元上下。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四萬六千三百餘元。

〔磚瓦石灰業〕：本業以苦力爲生，亦係手業工。散佈於石頭巷，東順城街，大西街，小北街者共十家。其資本最多者二百元，最少者五十元，普通一百元。全業資本合計一千二百元。其全年營業數，以東順城街之鴻礪號，石頭巷之義順號，小北街之明義號爲最。最多者二千二百餘元，最少者八百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九千二百餘元。

〔旅館客棧業〕：本業現共十四家。在舊城者九家，曰中西旅館，在北門裏；曰泰安客棧，在東馬道巷；曰增盛客棧，在九龍灣大北巷；曰金聲旅館，在小召頭道巷；曰通順公店，在上柵子街；雙和客棧，在東順城街；曰茂盛客店，信義店，均在馬路街；曰玉隆客棧，在十間房。在新城南街者一家，曰同志店。在車站者四家，曰平綏客棧，連陞客棧，福興客棧，東順客店。其資本額最多者五百元，最少者四十元，普通二三百元。其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二千八百餘元，最少者一百餘元。全業資本總額二千七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一萬一千餘元。

〔車馬驢駝店業〕：本業共三十九家，均散處於舊城內外。其性質除留宿往來車馬驢駝營業外，兼營介紹車馬驢駝貿易之業；亦有自行養駝以轉運貨物營業者，現有車店二家，曰萬全店，天義店，在大小御史巷。馬店三家，曰通順馬店，德成馬店，義和馬店，分佈於馬路街，小召半道街，禮拜寺巷各處。驢店六家，曰福榮店，福泉店，會元店；天德厚店，聚順德店，分布于小召前半道街，大南街

，石頭巷各處。車馬客店十一家，分布于民市街，大召西夾道，公義店街，通順西街，陽溝沿，文廟街，南茶坊北口，十間房各處。駝店十二家：如萬興隆，在西沙梁；普德隆，在東沙梁；通順西，在北沙梁；福生隆，三義和，世德堂，均在後沙灘；崇義永，在縣署西；廣義隆，在縣署前；聚和堂在小花園巷，萬成厚，在太平召內，元亨昌，在大通橋北；德和堂，在寬巷。其資本最多者，如德和堂，一千八百元；崇義永，錢二千二百元；其次如天德厚店，六百元，元亨昌，五百元。其餘百元至三百元不等。最少者五十元。全業資本合計八千餘元。全年營業數，以德和堂爲最多，就二十一年前季言，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元，合之後季估計數，爲二萬八千餘元。福全驢店次之，全年約計一萬六千餘元。其營業數最少者，全年一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七萬一千三百餘元。

〔小客店業〕：本業共五十家，均散佈於舊城內外。多在大召前，通順西街，民市南北街，南柴火市各處。如大召前之福德店，春陞店，長興店，永勝店等類即是。資本最多八十元，最少者五元。營業數最多者七百餘元（如東五十家街之來福店），最少者二十三元，全業資本合計一千一百七十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四千四百餘元。爲全市最貧苦之營業。

〔銅鐵錫器業〕：本業共七十六家，多散佈於舊城內外，在新城者三家。內計銅器業十一家，鐵器業三十六家，錫器業五家，刀剪業三家，銅鐵攤業二十一家。其最著者，如興盛隆，資本一千元；恆源鐵工廠，資本八百元；萬盛爐，資本二百五十元；其餘資本一百五十元，至十元不等

。全年資本總額，約計五千六百餘元。其營業數最多者，就二十一年言，如興盛隆，全年營業約二萬五千餘元；呂公道全年營業計八千七百餘元；恆源鐵工廠，全年營業約四千七百餘元；全業各家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七萬四千三百餘元。本業有加入藤鐵公會者，如興盛隆。

〔竹木器業〕：本業共七十六家，多散佈於舊城內外，在新城者五家。其最著者，如小東街之德盛厚，資本八百餘元；南柴火市之三合義，資本五百元；又小東街之德榮原，小召前之雙義堂，常勝街之興合恭，新城北街之積義森，資本均三百元；其餘各家，自一二十元至二百五十元不等；全業資本總額，約計八千餘元。其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三千餘元；最少者，四五十元；普通三四百元。全業各家全年營業總數，約六萬一千七百餘元。

〔油漆裱畫業〕：本業現共二十一家，係手藝營業。均散佈於舊城各街。油漆只一家（大西街之同心漆舖）餘皆以畫裱爲業。資本最多者二百元，最少者五元，普通二三十元。全業資本合計一千元有奇。營業最多者，二千九百餘元，最少者百十元。全業全年營業總數。約計六千元有奇。

〔山貨藤鐵業〕：本業以出售農家田畝場圃間用具。並家常肥皂間用品，及藤繩等貨爲業。共三十二家，在新城者二家，在舊城內外各街者三十家。爲大召前之天泰昌，復和昌，復德永，牛橋街之德合，集義祥等，即是。其資本最多者五千餘元，最少者五十元。營業數最多者二萬一千八百餘元（如大召前之中興茂），最少者三百餘元。全業資

本合計二萬一千一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一十六萬八千三百餘元，本業與銅鐵錫器業有藤鐵同業公會。加入此會者，爲中興茂，德合明，興盛隆，德義成，萬興玉，集義祥，天盛亨，天泰昌，復和昌，永恒泉，永達泉，復德永，各家。會員全體六十五人，職員七人。

〔皮箱業〕：本業五家，均在舊城小東街。資本最多者一百元，最少者四十元，全業資本合計二百九十九元。全業全年營業數約計二千九百餘元。

〔貨貨業〕：本業共十二家，在新城者三家，皆係以出賃器具爲生活。如文陞館，雙盛誠陸合轉，合徽居，永德成，同和園，復盛祥，景霞亭，六合舖，福裕成，永義通（三家在新城）等。資本最多三百元，最少二十元，普通一百元。全業資本總額合計一千三百八十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九百元，最少者十元，普通二百元上下。全業全年營業總額合計約爲三千六百餘元。

〔藤繩業〕：本業共八家，係專以製造藤繩或傳藤爲業者。分佈於舊城南柴火市，大小召附近。資本最多者一千二百元，最少者三十元。營業數最多者二千餘元，最少者四五十元。全業資本合計二千三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數約計六千餘元。

〔造紙香膠業〕：本業共十七家，均散佈於新舊城內外。內造紙者十二家，造香者一家，製膠者四家，均係自售之手工業。資本額最多者，爲福聚膠房，在乃真氣召夾道，資本二千六百元。公盛源紙房，在通順街，資本一千七百餘元。最少者如恆義昌香房，在染山街。資本三十元。普通三百元。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爲福聚膠房，福和膠房，

均四千餘元。公盛源，慶豐昌，均三千元上下。最少百十餘元，普通三四百元。全業各家資本總額，約計八千六百餘元。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三萬一千餘元。

〔電氣業〕：本業二家，一為綏遠電燈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綏遠車站。其資本額四十萬元，實收三十二萬六千七百餘元。營業數在二十年為二十萬零二千餘元，合現洋約計十萬元。二十一年前季為五萬九千五百餘元，合之後季數約共十萬元。據該公司云每月售出電費九千餘元，實收電費七千餘元。公司內所有舖掌及工友共七十一人。一為歸綏電話公司。地址在舊城北門內。資本五萬元。經理係天津籍。營業數在二十年，為一萬八千元。二十一年，亦為一萬八千元。全體二十七人。

〔鞍鞣皮革業〕：本業共四十家，散佈于舊城內外，均係自製自售之手工兼商業。內計鞍鞣舖六家，壓舖十七家，皮條舖及生熟皮革業共十七家。以鳴義成，廣和成，福盛公，永盛魁，萬春昌，義盛德，復合誠，盛福厚為最著。其資本額最多者，銀一千一百五十兩，洋一千四百元；最少者洋二十元。其全年營業數最多者，六千二百餘元，最少者十元。全業資本總額，合計一萬四千三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五萬一千二百餘元。

〔車輛業〕：本業共八家，亦係手工業之一。乃修理或製造大車之業，散佈于小召前中道街者三家，東順城街，上柵子街，五十家街，文廟街，通順街各一家。其資本最多者四百元，最少者二百元。全業資本合計二千一百元。營業數最多者二千六百元，最少者六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

總額約計二千一百餘元。

〔車廠業〕：本業現共十四家，在車站者二家，在舊城內外各街者十二家。係以製售並修理人力車為業者。其資本最多者二百元，最少者五十元。營業數最多者一千餘元，最少者二百元。全業資本合計一千四百九十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七千五百餘元。

〔自行車業〕：本業共五家。在舊城北門內者三家，即同祥號，快馬號，青雲號。大南街一家，即實源號。大西街一家，即德美號。均係修理或製造腳踏車之手工業。其資本最多者三百元，最少者一百元。全業資本合計八百元。其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五千元，最少者一千四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數，約計一萬一千二百餘元。

〔轉運業〕：本業共七家，在舊城楊家巷者曰平和公；在永光店巷者，曰積成公；在車站者，曰合順公，合誠公，明德和，皆貨棧。曰天亨棧。德茂公，皆糧棧。資本額最多者無限，如合順公，天亨棧，合誠公，由資本皆由總站調用。平和公二千元，積誠公一千元。其他二家各五百元。全年營業最多者，如合誠公，七萬九千餘元。德茂公，三萬五千五百餘元。最少者一千四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一十六萬三千六百餘元。

〔通詞業〕（一作通譯業）本業係自行養駝，經業蒙古貿易，且介紹客商與蒙古人貿易之一種營業。其最著者曰大盛魁，今已宣告停業。現共六家。地址均在舊城。曰萬盛泰，在小召頭道巷。曰聚德長，昌聚厚，皆在太平召街。曰昌盛源，在民政廳後。曰義生泉，在北沙梁義順祥店內

。日義和榮，在北門內老府巷。其資本最多者，銀一千二百兩，最少者錢二百兩。全業資本約計五千五百元。近年以來，外蒙商務停頓，西路商路亦梗塞，其營業遂一落千丈。全年營業數，以萬盛泰，義生泉為最多。就二十年言，萬盛泰全年營業數，四萬四千餘元；義生泉三萬四千七百餘元。二十一年前季，義生泉一萬三千二百餘元，萬盛泰一萬二千餘元。其營業數最少者，在二十一年前季，僅七百餘元。全業二十一年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五萬餘元。本業團體曰外蒙公會，原名積金社。會員三十九人，職員七人。

〔西莊業〕：本業有老櫃者，共十八家。均散處於省市舊城大南街，興隆街，圪料街，大召前，西五十家街，通順街各處。係行商，以西路貿易為業務。其團體曰新強公會。其最著者，如興盛魁，資本一萬元！永盛和，八千元；天申恒，七千兩，天元新，七千五百元，通盛棧，五千元；永盛生，義成永，日星公，均三千元；協和公，二千二百元；天元成，義隆居，均二千元；得勝源，得勝永，資本均一千元。其最少者，如德義和，天義公，資本各五百元。又如義成昌，總莊在包頭；永順和、總號在山西忻州；以及魁順祥，其資本均不詳。全業資本總額，約為七萬二千七百餘元。其營業數最多者，就二十一年前季言，如義成昌，為二萬四千七百餘元（二十年全年營業數十一萬一千四百四十餘元）永順和，為一萬八千零四十餘元（二十年全年營業數六萬六千四百餘元）天元成，為一萬三千一百餘元（二十年全年營業數六萬一千五百餘元）義成永，

一萬零八百九十餘元（二十年全年營業數為二萬一千五百餘元）。其營業最少者，六十餘元。普通一二千元者居多。全業各家二十一年前季營業總額，為十萬零一千餘元。合之後季估計總額，亦僅十一萬三千八百餘元。較上年營業，且大為減色。蓋本業營業狀況，日益蕭條，實因西路商路梗塞之故。

〔汽車業〕：本業三家，一為商辦，曰克利汽車公司，在舊城北門外大橋西，有汽車十四輛。一為軍界人所辦，曰利民汽車公司，有汽車七八輛一為吉農汽車公司，及蒙人索姓辦，在北沙梁，有汽車十數輛。均往來於歸綏遠武川至白靈廟間。其資本及營業額均未詳。

〔金銀珠寶業〕：本業共二十五家，係以製造金銀首飾及陳設品為業者。在新城者五家，在舊城者二十家。以寶華樓、南北永玉成、恒祥益、萬福興，為最著。資本最多者七千元，其次三千元，二千元，一千元，最少者四十元。營業數最多者二萬八千八百餘元，最少者二百餘元。全業資本合計一萬九千四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一十一萬六千餘元。本業團體曰銀物公會，會址在通順街永合義。會員二十三人，職員七人。

〔修理業〕：本業共二十家，以修理鐘表眼鏡為主要業務。新城車站各一家，餘多分佈於舊城大十字北，大南街。如精麗眼鏡舖，天成齋鐘表舖，及榮文號，德興齋，聚寶齋，義珍齋，義生號等皆是。資本最多者一百元，最少者二十元。營業數最多者，九百餘元，最少者四五十元。全業資本合計一千零四十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五千六百餘元。

〔照相業〕：本業共五家。散佈于舊城大南街，大十字，北門內，小召內，小召前各處。其資本最多者四百元，最少者五十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五千六百餘元，最少者六百餘元，全業資本合計一千二百五十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一萬七千二百餘元。

〔化粧古玩業〕：本業共三家，一在舊城大南街小十字，曰復和永資本一千元。係化粧品業，一在大十字北，曰廣興隆，資本五百元，係古玩業。其資本最少者二十元，曰恆順永，在西夾道。全業資本一千五百二十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為復和永，約計四千二百餘元，其次廣興隆，三千五百餘元，恆順永僅一二百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八千餘元。

〔香燭紙炮業〕：本業共八家，均散佈於舊城，係專門售賣香燭紙碼及紙炮之營業。以永利義（北門內），三合義，三合順（皆在大召東夾道），寶源通（在通順街），為最著。其資本額最多者，三百二十元，最少者十元。全業資本總額合計一千四百五十元。其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一萬八千餘元，最少者五百餘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五萬九千餘元。

〔骨角漆腸業〕：本業共七家，係以收買獸骨羊腸豬馬鬃，及以牛角刻製用具為業者。散處於舊城內外大召西夾道，及馬蓮灘各處。資本最多者四百元，最少者二十元。全業資本合計七百二十元。營業數最多者一千二百餘元，最少者五十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三千八百餘元。

〔娛樂業〕：本業無商品，為妓院及鼓房二種職業。全業十六家在平康里者，現有八家。吉興里亦數家。鼓房五家。資本額最多者，八百元，最少者十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六千餘元，最少者，百餘元，普通三四千元。各家資本總額，四千五百五十元。各家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三萬六千餘元。

〔土藥業〕：本業與烟膏業不同之點，即係本業，以收售甘肅肅州涼州甯夏，及本地大宗貨品，並以代客售貨抽收佣金為主要業務。若烟膏業則專以零售烟膏為業者也。本業現共十八家，散佈於舊城大街，空料街，石頭街，興隆巷，水渠巷，各處。以茂盛隆，天性長，新泰厚，德中和，濟興長，和盛祥，蔚順魁。福和永，晉和玉各家為最著。其團體曰客店同業公會。各家資本最多者，五千九百四十元。最少者一百元，全業資本約計二萬六千六百餘元。營業數最多者，二十一年前季言，為五十一萬四千六百餘元，自一十萬二千四百餘元至四十六萬九千一百餘元者八家，最少者一萬三千餘元，普通均三五萬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六百六十八萬八千餘元。客店同業公會，會員一百一十二人，職員七人。

〔烟膏業〕：此為綏遠特有之營業，大抵青甘新等省亦均有之。全業現共九十三家（就二十一年言），在舊城內外者七十七家，在新城內者十家，在車站者六家。其資本額最多者五百元，最少者三十元，普通以五十元至一百元居多數。全業資本總額五千八百三十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七萬八千餘元（為大召前湧玉泉便是）最少者五十元，普通三四百元。各家全年營業總額，合計約為三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元。

〔南紙印刷業〕：本業兼售書籍，共二十四家。曰益文齋，晉華齋，清華齋。慶隆齋，延古齋，明遠齋，延古齋，四寶齋，洪吉紙店，六吉號，恒豐號，正祥號，華北印刷局，中華印刷局，宏文印刷局，同文石印局，精華石印局，光華石印局，中華書局，明善書局，興盛書局，全盛堂，成遠堂（皆書局）白瑞麟刻字局，皆在舊城。散處於北門內外，及牛橋街，小東街，喇嘛廟巷，大召東夾道，民樂社等處，在新城南街者一家，曰競業石印局。其資本最多者三千元，（如益齋）最少者五十元。全年營業數最多者，益文齋，兩萬五千餘元；慶隆齋二萬九千八百餘元；明善書局，一萬三千餘元；其他五六千元至三千元不等。最少者，三百餘元。全業資本總額，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一十三萬七千餘元。

〔理髮澡堂業〕：本業現共四十九家，在新城者理髮館五處，澡堂一處。在車站者，理髮館二處，澡堂一處。散佈於舊城內外各街者，澡堂八處，理髮館三十二處。各家資本最多者，一千元，最小者十元，普通以三十元至五十元一百元至三百元五百元者居多。全業資本合計五千二百餘元。澡堂業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七千五百餘元，最少者一千三百餘元。理髮館最多者一千七百餘元。最少者五六十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三萬八千七百餘元。

〔藥材業〕：本業共三十三家。在舊城者二十九家，在新城者三家，在車站者一家。就舊城各家言，其資本額最多者，曰永合堂，資本一萬元，在小召前；德泰玉，在大召前，資本八千元；杏林藥房，在大南街，資本五千五百元

；達銜堂，在南大街；元泰和，在吃料街，資本均四千元，聚寶興，在大南街，資本一千元；同泰永，在大召前，資本八百元；廣聚藥房，在大南街，資本七百元；其次如同和堂，在大西街，德和堂，泰和堂均在通順街；南山堂，在大北街，福昌和泰和堂，在北門外，廣源恒，在牛橋街；資本均五百元；益元藥房，在小東街，同濟生在吃料街，資本均四百元；濟仁堂，在北門內，春林藥房，廣興泰，均在牛橋街，資本皆三百元；同德堂，（北平分號）在大南街；聚寶興，在北門內；懷仁堂，在北門內，資本均二百元。同仁堂，在大南街，資本未詳。其資本最少者，如王一帖，在大召內東倉巷，資本六十元；豐泰和，在大南街；崇德藥房，在通順街，資本均五十元；慶善堂，德勝標局，均在民樂社街，資本為一二十元；在新城者，曰巨仁堂，太和堂，皆在南街，其一資本五百元，一則一百九十元；中仁堂，在北街，資本一百元。其營業數最多一千八百餘元，最少三百元（以二十一年前季言），全年倍之。在車站者，曰天元堂，資本一百二十元，全年營業數一千二百元。全業二十一年前季營業總數，為六萬二千七百餘元，全年倍之。本業團體，有藥行公會，會址在元泰和。會員二十四人，職員七人。

〔西藥業〕：本業共五家。如中西大藥房，五洲大藥房，中美藥房，積善藥房，誠發大藥房，均在舊城。其資本最多者，一千元，最少者，二百元，全業資本合計三千七百餘元。其全年營業數最多者，約一萬六千元，最少者二百元，全業總額，約計二萬四千餘元。

〔獸醫業〕；本業共十一家，為治療牲畜兼售藥材之營業。在舊城南柴火市者，二家，曰會和堂，萬明堂。牛橋街二家，曰德盛堂，萬盛堂。小召半道街二家，為柳藥舖，張藥舖。東西順城街二家，為永德堂，張秀倉。民市街一家，廣生堂。文廟街一家，榮貴堂。東五十家街一家，趙守金。各家資本最多者一百元。最少三十元，普通五十元。各家全年營業數最多者，二千五百元，最少者，一百五十元，普通四五百元。全業資本總額，約計五百五十元。全業全年營業總額，約計五千八百餘元。

2. 金融概況：金融機關，在省市內有綏遠平市官錢局，農業銀行，交通銀行辦事處，中國銀行辦事處，山西銀行分行，綏西墾業銀號分號。在布面流通之鈔票以平市官錢局為最多。平市官錢局，係地方銀行性質，資本十萬元，共發行鈔票四百六十六萬元之多（大洋票四百五十萬元，角票一萬元，銅元票十五萬元），故其票價低落，每元折合現洋四角左右，亦不能兌現。此外又發行兌現鈔票，與現洋一律行使。故平市官錢局流通市面之鈔票，有兌現及不兌現二種。歷經官方及地方人士合力整理，由官錢局陸續收回舊鈔，當衆焚燒，以提高票價，至二十二年二月一日起，又奉財政廳令凡舊有平市官錢局票不論官民一律以每元折合現洋四角使用（並由平市官錢局）實現兌現。今流通市面者，有折現票及現洋票二種。均能兌現。自經整理後，市面金融日以穩定，農業銀行，係商業銀行性質，以發行鈔票過多，不能兌現，由官方及地方人士責令該行分期兌現，今流通市面之鈔票已少。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之鈔票，均與

現洋一律行使。山西省銀行之鈔票，在市面者甚少。綏西墾業銀號，係二十一年後季所創設，總號在包頭，太原，天津，綏遠均有分號，其流行市面之鈔票尚少，亦與現洋一律使用。至各銀行之業務，大都為為存款，放款，貼現，滙兌信託等事。或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暨代理國庫，或省庫出納各事項，為交通及平市等行是。或兼營買賣生銀及普通商業銀行各項業務，如山西省銀行分行是。

註十四：人事十年一小變，百年一大變。近年以來，社會變遷愈速，殆一年一變，本項工商各業，只就現下情況統計，今後之繁榮或減色，殊難預揣。況商戶之盈虧無定，設廢不常，一年一變，亦社會自然狀況，世有嗜痂之癖者，亦只作目下觀可也。

註十五：通詞業即集錦社，一作積金社，即外蒙公會。西莊業即新疆社。歸綏商務，曩以此二業為最發達。在民國十二三年以前，每年由蒙新甘等處輸入之貨品，如駝毛，羊毛，絨粗皮細皮等貨，牛馬，駝，羊等畜，以及葡萄乾，羚羊角，藥材玉，麝，水晶，金沙等物，其總值在三百萬兩以上；至十六七年則不過二十萬兩左右；十八九年以後，則江河日下。蓋歸綏商務之盛衰，全視蒙古新疆之貿易為轉移，西莊通詞二業不振，而歸綏全市之商務，亦一落千丈矣。

註十六：銀號錢莊二十八家，約五十八萬二千二百餘元。內有七家，家本額未詳。每家以五千約計，為三萬五千元。錢攤七十家，資本合計三千二百六

十元。

註十七：本項工商各業，資本額及其營業額，均係根據綏遠省會營業稅稽徵處各商戶營業申報表，分別統計，其所報雖不盡實，然大率近似，據此以觀察歸綏各商業實際之狀況，亦可窺見一斑。

教育：

1. 初等教育：本縣教育，仍在幼稚時代。據二十一年教育調查表，全縣學校數，為一百三十七校。除就學兒童外，仍有失學兒童七千四百餘人，茲為開者便利起見，將學校性質，所在地址，教師學生人數，以及全年經費等分述於後：

甲、縣立學校

在縣城內有高級小學校五處。教職員共二十六人。月薪至多四十元，至少二十元。學生男女數共六百餘人。全年經費共一萬三千多元。在區鄉者有小學校一百二十三校，教職員共一百三十餘人。學生男女數為三千八百餘人。全年經費共有二萬三四千元。

乙、公立學校

本縣有回教及蒙旗設立之小學校共九校，教員共二十餘人，男女學生約六百餘人。全年經費共約二萬餘元。

2. 中等教育：在縣城內有私立正風中學及旗立土默特中學三校。皆經歸綏縣教育局立案。正風中學係初級中學，於民國二十年九月間，由趙允義等二十三人創辦，該校教員十七人。男學生七十八人，女學生二人。全年經費一萬二千元。其來源除由省黨部教育廳撥發外，其餘皆係私人

捐款。土默特中學，現在係高小學校。查該校創立於清光緒二十八年，原始校名為啟運學院，光緒三十二年改名為高等小學校，民國十五年曾設立中學一班，十八年因經費結据，遂告停辦。然現在該校仍名土默特中學校，故亦列入中等教育內。該校教員六人。男學生一百一十三人，女學生七人。全年經費共三千二百四十元。均由土默特總管公署發給。

以上所述，全縣教育經費總額為七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元。全縣教員共二百零三人。全縣學齡兒童，男六千六百六十二人，女三千九百三十九人。共為一萬零六百零一人。除入學男生二千六百五十二人，女生五百四十七人外，尚有七千四百零二人失學者。

財政：

1. 稅捐種類及征收情形：縣內財政如田賦一項，全年額征洋為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元（註十八），至於縣地方款，各項名目繁多，計有二十四種（詳見後述財政收入一覽表）。其征收方法，亦至複雜，除由商會按月分撥外，大多數皆由縣政府征收（詳細征收法亦見財政收入一覽表）。

註十八：據綏遠省田賦額數暨十九年度征收額數統計表，該縣田賦額數為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元。實征額數為六千二百二十三元。又據綏遠省各縣地畝田賦每頃錢糧暨二十年度征收統計表，該縣升科地畝數為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四頃七十八畝，官租地每頃一元至四元，錢糧每頃一元六角五分至十一元

三角田賦總數為二萬五千五百四十九元按田賦額征數就清理田賦言二十七年應比十九年增多不應減少故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元似近實際

又按歸綏縣升科地畝數及田賦額征數當以後表為較詳確並錄於左以資考信參閱墾殖一項

附歸綏縣升科地畝及田賦統計表

歸綏縣升科地畝數	每頃種租		田賦	備考
	水地	旱地		
灤津黑河二里水折 二百零一頃一十畝五分一厘	無	五元七角七分九厘	二千六百三十四元五角六分四厘	原以米石折銀嗣改徵洋碼以銀折洋
五溝米折 九十六頃九十八畝一分二厘	無	五元九角三分七厘	九百六十三元七角二分二厘	
十三圍米折 四百零三頃二十一畝三分二厘	無	五元二角九分九釐	五千一百七十六元四角六分四釐	
清河沁昌二汛地租 一十三頃四十四畝	無	五元二角五分	七十元五角六分	
全上五頃九十畝	無	六元三角三分	三十七元一角七分	
全上二頃三十七畝	無	七元三角五分	一十七元四角二分	
全上二頃五十九畝	無	一十四元七角三分	三十八元七分三厘	
察哈爾地租 四頃八十一畝五分五厘	無	無	二十一元六角四分五釐	
全上五十頃一十七畝七分九厘	無	二元五角五分	一百二十七元九角五分三厘	
計不氣地租 九頃二十六畝九分四釐七毫三十元	無	無	二百七十八元八分三厘	
全上八頃五畝三分三厘	無	三元	二十四元一角六分	

租	土默特地	三十一畝三分三厘	無	一元六角五分五厘	一角一分八厘	全	上
全	上	三十頃四十畝七分四厘	無	二元二角五分十八厘	四角一分七厘	全	上
全	上	六十五頃四十六畝五分五厘	無	三元	元	全	上
全	上	三十八畝一分四厘	無	三元四角五分	一元三角一分六厘	全	上
全	上	二十六頃三十九畝四分二厘	無	四元五角	一百一十八元七角五分五釐	全	上
全	上	四十六頃二十七畝八厘	無	七元五角	三百四十七元三分一厘	全	上
官租地	二萬三千九百零二頃三十四畝一分七厘				一萬四千八百零九元九角四分二厘	官租地每頃上地三元中地二元下地一元	
官灘地	五百三十頃零三畝九分七釐五毫				八百八十四元五分一釐	官灘地每頃上地四元五角中地三元下地一元五角	
合計	二萬四千六百二十七頃零三畝零三釐				二萬四千八百零三元二角六分一釐		

2. 收支狀況全年收入除田賦一項外要以各鄉地畝攤款為大宗省庫補助學款及田房學捐等次之歲出以教育費及保衛團經費為最多據本所調查所得歸綏縣二十一年度各款收入總數為八萬五千二百零一元各項支出總數為十萬零三千三百二十四元收支相較支出尚超過收入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三元

至於各機關經費據二十一年調查數全年黨費九千二百八十元教育經費三萬六千三百元財務費二千四百四十八元建設費二千五百二十元公安費五千九百九十四元各區保衛團經費三萬九千一百七十四元各區區公所經費三千七百八十六元其他各項支出三千八百四十元合計為一萬零三千三百二十四元

茲為閱者便起利見特將歸綏縣二十年地方財政各項收入暨各項支出列如下

歸綏縣地方財政收入一覽表

款	別稅	捐	率	徵收方法	每年額收數及實收數目	用途	備考
---	----	---	---	------	------------	----	----

學 款 生 息	巡 餉 生 息	田 房 學 捐	磚 瓦 石 灰 審 捐	茶 飯 館 捐	附 加 駝 捐	戲 票 附 加 捐	商 助 巡 餉	商 助 學 款	省 庫 補 助 學 費	婚 帖 售 價 款	糧 租 二 五 附 加 款	契 稅 附 加 款	屠 稅 附 加 款	糧 租 附 加 款	檢 驗 廠 附 加 典 禮 費	鄉 區 屠 宰 典 禮 費
由商會按四季分撥	由商會按四季分撥	由縣政府征收二分	分甲乙二等甲每月三元乙等二元	每年由該行社承包	本地駝每隻一角省駝五分	按原定每票一張附征二分				每套售洋八角五分	每元附征二五公安費	隨契稅附征一分黨經費全	隨屠稅附加一分黨經費全	隨糧租附加二成黨經費全		由縣政府征收
四百五十元教育經費	一百六十八元公安局經費	三千三百元教育經費	二百元教育經費	三十元教育經費	八百五十元教育經費	五百五十元教育經費	四百五十元公安局經費	一百零八元教育經費	三千七百五十元全	八百一十六元各費	三千三百三十元公安局經費	一千六百五十元黨經費	一千一百二十八元全	二千六百六十四元全		十元教育經費

劉明經官房地租	全	上	一百四十元全	上
苗圃經費按大小村分攤	由各村攤派	三	百元	苗圃經費
村政經費按大小村分攤	全	上	一千零六十元	移作教育經費
公安局代征國術館經費	由省會公安局代征	二	千二百五十元	國術館經費
田房牙紀捐	按售價百分附征五分	由財務局征收	五百五十五元	教育經費
城區鼓鑼捐	用鼓一次捐洋二角用扛一次捐洋四角用鑼一次捐洋三角	由鼓鑼房來局交納	三百五十五元全	上
鄉區鼓鑼及戲班捐	三區包洋七百元由包商承包	月交財務局	七百元全	上
各鄉地畝攤款	由財務局派員起收	五	萬六千一百九十元	財建兩局及區公所保衛團經費等
全年收入合計		八	萬五千二百零一元	

歸綏縣地方財政支出一覽表

支出類別	支出機關	全年經費	全年實支	支出方法	備考
黨務費	縣黨部	九千元	九千元	由糧租附加項下支出	
	縣代表大會	二千八百元	二千八百元		
教育	教育局	三千九百元	三千九百元	由財務局教育費項下支付	

其他支出	各區區公所經費		差徭支徭		各區保衛團經費		公安費		建設費		財務費		教育費		
	縣	各區公所			保衛團	公安局	建設局	財務局	津貼旅費	縣教育會	各學校	津貼旅費	各學校	津貼旅費	各學校
國術館苗圃等費	一千九百八十元	一千九百八十元			軍衣子彈等三千元	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元	五千九百九十四元	二千五百二十元	二千四百四十八元	四萬四千四百二十八元	六千九百六十元	六千九百六十元	六千九百六十元	六千九百六十元	六千九百六十元
縣農會	三百六十元	三百六十元			三千元	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元	五千九百九十四元	二千五百二十元	二千四百四十八元	四萬四千四百二十八元	六千九百六十元	六千九百六十元	六千九百六十元	六千九百六十元	六千九百六十元
由公安局代征款支出	無	無			全	由地畝攤款支出	由糧租附加項下支出	由地畝攤款支出	由地畝攤款支出	由地畝攤款支出	由特別費項支付	由特別費項支付	由特別費項支付	由特別費項支付	由特別費項支付
					上										查教育會等共四千餘元內連各校修理購置畢業文獻委員會等

各項支出合計	代繕及農民訓練費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	無	的	款
		二十萬零三千三百二十四元	二十萬零三千三百二十四元			

警衛：

1. 公安

甲、省會公安局：據省府二十年度綏遠省各縣公安局警察概況統計表，則省會公安局共有警士七百四十四人，警官九十九人，槍械三百四十五枝，馬三十四，每月經費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二元。其經費各費，除以代綏遠財政廳征收各項捐款抵支外，不敷之數，仍由財政廳具領。

2. 縣公安局：本縣警政，除省市內有省會公安局負責辦理外，其縣公安局，據廿年度綏遠省各縣公安局警察概況統計表，該局共有警士二十二二人，警官二人，槍械六支馬十二匹。(注十九)每月經費約四百元，全年實支五千九百十四元。其經費來源，則有糧租二五附加款，巡餉生息，商助巡餉，及婚書傳價等款，並詳歸綏縣地方財政收入一覽表。

注十九：又據綏遠市縣各公安局薪餉一覽表，則縣公安共有長警二十四人，月支薪餉一百九十六元；警官三人，月支薪餉一百元；夫役三人，月支工資二十五元；馬乾月支洋六十元；合計月支薪餉共三百六十一元。按上所云，其公費及臨時費共計入。

2. 保衛團：據綏遠全省二十年度保衛團調查表全縣保衛團數計有九團。團丁共二百三十名。槍械共六百三十四枝。

子彈共六千八百二十粒。騎馬共一百六十四。每月經費二千二百九十九元五角，其經費來源，完全由鄉鎮攤收。又據綏遠省二十一年度各縣保衛團現役暨預備役人員槍械馬匹數目統計表。歸綏全縣四區，除第一區不詳外，第二三四各區合年現役團丁九百五十五名，長官四十四人。快鎗四百七十支。土槍五百九十一支。騎馬一百八十四。每年經費共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元。全由地畝攤款支出。

自治：

1. 區治：據綏遠全省各縣局區治調查表，第一區公所在縣城，每月經費五十元。第二區公所在白塔，每月經費，一百六十八元。第三區公所在茂林太，每日經費一百五十七元。第四區公所在畢克齊，每月經費壹百五十五元。除第一區不詳外，第二三四各區皆安設保衛團。其防衛法平時僅限於各界內，一旦有大股匪徒竄至，則各區保衛團聯合以擊之。

2. 鄉治：各區鄉鎮自治，尚在萌芽時代。現在祇有編村組織，計第一區有六鎮。第二區有九十九鄉鎮，第三區有七十六鄉鎮，第四區有一百零五鄉鎮。各鄉鎮皆組設鄉公所或鎮公所，直隸於區公所，至於其他各類自治組織，尙未健全。

社會概況：

1. 種族：境內有漢，滿，蒙，回四種民族雜處其間。以漢族爲最多，蒙族次之，滿回兩族又次之。若論民性。則漢族多爲農人，勤儉誠樸，道德觀念甚深。蒙族多務遊牧，喜習騎射，夙以強悍著。回族多虛僞，滿族則習於安逸。惟各族居民，均尚古風，任自然，於改革發明進取諸端，均形欠缺。

2. 宗教：本縣居民複雜，宗教派別亦多。除回族皆奉回教，蒙人皆奉喇嘛教外，漢人則有奉天主教或耶穌教，並有奉佛教者。

3. 言語：全縣人民，大都由山西徙來，在鄉村者，普通皆爲山西口語，至近年來，因地埋關係，漸變爲一種本地口語，字音多有轉變，聲腔亦洪細不清，居然另成一種方言。在縣治內，因係省會所在，各方人士，居留遷徙不絕，言語隨之亦極複雜。

4. 農村組織：各鄉農民，凡外來者殆已皆成土著，因縣境土地，頗爲肥沃，鑿井灌田，得水較易，畜牧亦多草田，非遇奇重旱災，農民生活，不大困難，故農村組織，日益鞏固。

5. 生活狀況，境內居民，崇尚樸素，衣食住日常生活，亦極簡陋。雖布衣粗食，感覺舒適。惟近年來，天實迭至，賊匪蜂起，且大股土匪，出沒無常，以致農民生活，大感流離不安。除在城市之富家及偉商，稍現奢侈，生活安適外。多數農工等人，皆夏衣白藍粗布，冬則毛皮衣類。食皆以莜麵，蕎麵，小米，山葯爲大宗，白麵肉類惟待遇罕嘗始有之。各鄉民所住房屋，絕無高樓大廈，即磚瓦房舍

，亦僅在城市有之，普通皆用泥土砌築，屋頂架椽，覆之以泥，牆壁低矮，窗戶狹小。屋內陳設，更爲簡單，亦不過日常所用之物具而已。又居民知識缺乏。社會常識，一概不明，往往飽受貪官污利，土豪劣紳以及大地主奸商等之搜括與欺詐，故其生活頗有不安之狀況。

6. 風俗習慣：民性勤儉而樸厚，惟女子愛風梳，男子喜飲酒，好賭博，且嗜鴉片。飲酒多於婚娶喪葬之時，鴉片有平時吸食之，賭博在廢歷元旦節後一月內玩聚甚熾。又社交不公，婚姻不自由。男女結婚，完全買賣方式，且由家長主婚，在女子方面，唯有父母之命是遵，媒妁之言是從，毫無彼此擇選之餘地。普通男女當十歲上下，即行訂婚，訂婚辦法，將男女性命，年歲及主婚人姓名書於帖上，由媒妁從中互相交換，俗謂之「換帖」。並擇定吉日，舉行換帖典禮。當時由男家出交財禮及彩物，當者較輕，貧者甚重，有財禮洋至一二百元者不等。結婚時舉行儀式，仍用舊式，普通男女約在十七八歲左右。男女結婚後，初次生產，普通皆有「過滿月」之風俗，百娘舅家及親友送禮致賀，舉辦典禮。且年老至八十之人，凡小康之家，皆舉行祀壽典禮，兒女於尊前拜揖，親友擊送壽物，以致慶賀。至於喪葬之禮，不尙奢華。僅招親友追悼，以表悲哀，承服者皆着白衣，初死三年內，有過三過七過週年等祭期，迨後每過清明節，七月十五日及十月一日，於塋前掃墓，元旦節時請至家中致祭。又境內各處，廟宇繁多，每年於二月十九日，三月十八日，四月八日，舉辦廟會邀親致饌，以表歡樂，男女皆崇拜偶像，焚香禱祝，求財祈

禍，庇佑子孫。且於疾病時，招巫問覓，迷信之風甚熾。此外尚有纏足，留髮，穿耳等惡習。迭經官方勸禁，城市之婦女，漸有解放者不少，而鄉村中婦女，仍多固守。

（歸綏縣完）

投 稿 簡 章

(一)本刊內容分評論，論著，見聞錄，小朋友及雜俎等欄。

(二)本刊稿件，除由本會會員擔任撰述外，外來投稿，無任歡迎。

(三)來稿，掲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四)來稿掲載後，酌贈本刊。

(五)來稿，本刊編者有斟酌刪改之權，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六)來稿，「文言」「語體」均可，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七)來稿，作者署名自便，但須註明真實姓名

(八)來稿國立北京大學西齋張國楨
寄交國立北平大學商學院喬允中 均可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

綏遠省豐鎮縣旅平學生會出版部

發行者

綏遠省豐鎮縣旅平學生會出版部

印刷者

楊梅竹斜街中間路南
中華印書局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